



READERS

# 读者®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 280594200

■ 小小巴黎书店

■ 《二十二》以外的声音

■ 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 2017·23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52期 十二月上

更多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卷首语



生灵/剪纸/赵希岗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

280594200

## 带着诗和香水离开

●冯唐

我15岁的时候，青春叛逆，血液里禽兽飞舞。我觉得屈原很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立志非绝学不学，非班花不娶。我30岁的时候，见了些世事，也做了些世事，班花也都嫁给了别的中年男人。我认同“渔父”们有机会横刀立马就多做一点，因为无常即常，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机会了，就收起雄心，爱古玉、古瓷，读《周易》，听春雨，不知春去几多时。

如今，我45岁，以两天一章的速度重读“渔父”们皓首穷经写成的《资治通鉴》。这一遍，渐渐不再在意那些“渔父”重点提示的帝王术，而是越来越贪看生死纠缠里面的荷尔蒙和人性。我时常想起屈原的句子，比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和世界产生巨大矛盾时，我越来越认同他的做法，保有精神和肉体的洁癖，不管时俗，不管天气，不再给傻子们任何时间，不再把欲望推给明天。带一具肉身、一本古老的诗集、一瓶浓醇的酒、一瓶来自遥远国度的香水，找一小时、一天、一周、一月的时间，找一条河、一个湖、一段公路、一座山，用诗罩心，用酒罩头，用香水罩身，暂时不在，如同死去。

星空之下，时间之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切必失，只有自在。 ❀

（张晓玛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孙烈举

马逸尘 南衡山 高翔飞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 目 录 2017年第23期

### 文苑

【卷首语】 1 / 带着诗和香水离开 冯 唐

【文苑】 4 / 小小巴黎书店 妮娜·乔治

8 / 一只鹰落在屋顶上了 王 族

13 / 世纪剧目(外一则)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42 / 后院 王安忆

【原创精品】 43 / 疯子导演 雷 鸣

【诗帖】 72 / 阿童尼花园的玫瑰 费尔南多·佩索阿

### 人物

【人物】 10 / 我眼中的冯小刚 韩浩月

56 /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麦 家

57 / 疯子舒曼 诺曼·莱布雷希特

【名人轶事】 66 / 理想读者 韩松落

【回忆】 14 / 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张 渺

28 /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李建新

### 社会

【杂谈随感】 9 / 路宽路窄在一心 冯 仑

12 / 空巢,还是空巢感 杨 杰

37 / 企业招不到好工人 吴伯凡

48 / 虽然,妾待子 张佳玮

52 / 卡辛斯基的警告 阮一峰

62 / 未来世界 刘 瑜

64 / 甚于“莫须有”者 魏 新

【话题】 40 / 世界在变轻 柯德莉

### 人生

【人世间】 7 / 走向父亲 莫小米

18 / 《二十二》以外的声音 藤 子

63 / 等着我 张丽钧

【婚姻家庭】 22 / 婚姻里的统治者 毛 利

23 / 假面夫妇 渡边淳一

【两代之间】 46 / 爸妈没钱 艾小羊

### 生活

【心理人生】 54 / 事后诸葛亮偏误 罗尔夫·多贝里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52期) 十二月(上)

文明

- 【史海拾贝】 26 / 121年前的李鸿章 东方莹
- 【科海览胜】 32 / 科学的底气与远方 王梦影
- 【在海外】 25 / 玉米掌控一个国家 唐山  
45 /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妹尾河童
- 【大家】 44 / 日本人的“道德”面具 关军
- 【文化茶座】 20 / 叩跪杂拾 汪朗  
24 / 早餐革命 苗炜  
34 / 和谐的获得 E.H.贡布里希
- 【历史一页】 58 / 兴奋剂黑历史 张玮

悦读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幽默小品】 55 / 大数据点餐 秦嫣
- 【影像】 30 / 她们 Mihaela Noroc
- 【话与画】 50 / 滴水作画 Aravis Dolmenna

点滴

- 【意林】 61 / 不敬 黄鹤  
61 / 直视 张亚凌  
61 / 认知 罗振宇  
61 / 直觉 梁小斌
- 【点滴】 11 / 人生不该演戏作假 江岸  
21 / 封面 奥尔罕·帕慕克  
33 / 神仙的病足 林清玄  
49 / 司马光的团队 陈尚君  
53 / 掌控环境 伯纳德·罗斯  
65 / 偶遇 寇士奇  
67 / 为你当掉底裤 小岩井

互动

- 【读书会】 70 / 寻找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 唐诺

艺术

- 【封面】 晴(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 小小巴黎书店

● [德] 妮娜·乔治 ● 凌 微译

塞纳河上，巴黎岸边，那艘停靠了21年的书船突然起航了。书船主人佩尔杜先生有口皆碑，他独自经营着这家名叫“水上文学药房”的书店，自称“文学药剂师”。他与人友善，个性执拗，会通过眼睛、耳朵和直觉，辨认出每一个灵魂所欠缺的东西，然后再把自己视为“解药”的书卖给对方。

## 1

下一位顾客是个英国人，他问佩尔杜：“我最近看到一本绿白色封面的外版书，有译本了吗？”佩尔杜猜测他说的是17年前出版的经典著作，然而最后他卖给了这个男人一本诗集。然后他帮送货员把一箱箱他订购的书从手推车里搬到船上，又为一位有点儿狂躁的小学教师找了一堆最新的少儿读物，小学就在塞纳河的另一岸。

佩尔杜为一个小女孩擦掉了鼻涕，她正在全神贯注地读《黄金罗盘》。女孩劳累过度的母亲分期付款购买了一套30本的百科全书，佩尔杜帮她填好了退税表。

母亲指了指女儿：“我这个奇怪的孩子想在21岁前读完所有的书。我说好吧，可以给她买这些百科……百科……哦，就是这些参考书。但代价是她以后就没有生日礼

物，也没有圣诞礼物了。”

佩尔杜对着那个7岁的女孩点了点头以示赞许，女孩也真诚地对他点点头。

“您觉得这正常吗？”孩子的母亲焦虑地问，“在她这样的年纪。”

“我觉得她勇敢、聪明，并且正确。”

“只要别让男人觉得她聪明过头就是了。”

“对那些愚蠢的男人来说，她确实是聪明过头了，夫人。但是谁会想和他们在一起？一个愚蠢的男人会毁了一个好女人。”

女孩的母亲不再盯着自己颤抖而发红的双手，她惊讶地抬起了头。

“以前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呢？”她问，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样好了，”佩尔杜说，“再选一本书给你女儿作生日礼物吧。今天是‘大药房’的优惠价，买一套百科全书送一本小说。”

女人马上接受了他撒的小谎，然后叹了口气：“但是我的母亲还在外面等我们。她说她想搬进养老院，说我不应该再照顾她了。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您说呢？”

“我去照看你的母亲，你来选一本书作礼物，怎么样？”

女人对他感激地笑笑，找礼物去了。

佩尔杜为女孩的祖母送去一杯水。她站在书舫外面的堤岸上，不敢走过舷梯。

佩尔杜很了解年长者的这种不信任心理。他有许多70岁以上的客人，他会走到干燥的陆地上，或是这位老太太现在坐着的铁制长椅边，为他们推荐书籍。年岁越长，老者越是想要保护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不让任何事情损害他们所剩无几的时光。这就是他们不再旅行，他们砍掉屋外的老树，以免树木倒下砸到屋顶，他们不再一步一挪地走过河流上方5毫米厚的钢制舷梯登上书舫的原因所在。佩尔杜还给老祖母带了本杂志大小的书籍目录，让她用这本册子扇风驱暑。老太太拍了拍身边的位子，邀他坐下。

## 2

她让佩尔杜想起自己的母亲丽拉贝儿，或许是因为她那双警觉而聪慧的眼睛。于是他坐了下来。塞纳河波光粼粼，头顶的天穹湛蓝，散发着夏天的气息。街道上车辆的喧嚣声从协和广场方向飘来，没有一刻的宁静。在7月14日之后，这座城市中的人会稍微少一些，那时巴黎人纷纷涌至海边和山区度假。但就算是那时，巴黎仍然是喧哗贪婪的。

“你有时也会这样吗？”老祖母忽然问，“翻看去世之人





的旧照，看看那些面容是否透露出他们即将死去的迹象？”

佩尔杜先生摇摇头：“不会。”

老太太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打开项链上的吊坠。

“这是我丈夫。照片才拍完两个星期，他就不行了。忽然之间，就只剩我这么一个年轻女人，家里空荡荡的。”

她用食指抚摩着丈夫的照片，温柔地摸了摸他的鼻子。

“他看起来多轻松啊，好像他所有的计划都会实现。我们看着镜头，以为一切都会这样继续下去，但随之而来的只有——你好，长眠。”

她停了停，说：“我呢，从此就不再让任何人给我照相了。”她把脸转向太阳，“你那儿有关于死亡的书吗？”

“实际上有很多，”佩尔杜说，“关于衰老，罹患绝症，最终缓慢、迅速或孤独地死在医院病房的地板上。”

“我常疑惑为什么人们不多写一些关于生活的书。人终有一死，但能有几人真正生活过？”

“你说得没错，夫人，关于生活确实有太多可说的——跟书生活，跟孩子生活，初涉世事的生活。”

“那就写一本吧。”

好像他能给任何人提供任何建议一样。

“我其实更想写一本关于人类常见情绪的百科全书。”他坦承道，“从字母A代表的‘让人搭便车时的焦虑’，到字母E代表的‘早起者的自鸣

得意’，一直到字母Z代表的‘对隐藏脚趾的热衷，或对于别人看到你的脚会毁了他对你的爱的恐惧’。”

佩尔杜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

老太太拍拍他的膝盖，他立刻打了个冷战：肢体接触是危险的。

### 3

“一本情绪百科全书。”她微笑着重复道，“我明白那种关于脚趾的感觉。常见情绪大百科……你知道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吗？”

佩尔杜点点头。1936年，在欧洲陷入黑棕色的阴霾之前，卡斯特纳出版了《抒情药箱》。他有一只“诗歌药柜”，里面都是他的作品，这本诗集就是其中之一。“这本选集是旨在治疗私人生活疾病的药方，”诗人在前言中写道，“它主要采用顺势疗法，处理了生存中的小恙与恶疾，并利用‘治疗内心的通用药方’帮助人们康复。”

“卡斯特纳是我将书舫命名为‘水上文学药房’的原因之一，”佩尔杜说，“我想排除那些不被人认为是病痛，也永远不会被医生诊断出来的困扰。所有这些细微的感觉和感情，没有医生会感兴趣，因为它们微不足道，难以名状。比如，又一个夏天接近尾声时袭来的感觉；或是当你领悟到时口无多，不能用一生寻找心属何处的遗憾；又或是发现一段友情并不如你所想，你不得不继续寻找人生伴侣时那种淡淡

的忧伤；还有生口早晨的忧郁，对童年时光的怀念，诸如此类。”他回想起母亲曾向他吐露，她被一种无药可医的痛苦折磨着。她曾说：“有的女人只会看其他女人的鞋，但从从不看她们的脸；有的女人会直视其他女人的脸，偶尔看她们的鞋。”她更喜欢后一种女人。前一种女人流于外表、衣着，却对她指指点点，让她备受歧视。

正是为了缓解这种难以言说却真实存在的痛苦，他买了这艘船，一艘名为“露露”的工作船，他亲手把它改装成现在的样子，并在船里放满了书——书籍是灵魂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痛的唯一解药。

“你应该写，为文学药剂师编写这本情绪百科全书。”老太太坐直了些，变得活跃起来，生气勃勃，“在字母C下面加上‘对陌生人的信任’——坐火车时把自己的事对一个陌生人坦言相告，比对自己家人说得还多的那种奇怪感觉。在字母C下面加上‘孙辈带来的慰藉’——那种生命延续的感觉……”她陷入沉默，若有所思。

“对隐藏脚趾的热衷——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他喜欢……他终究是喜欢我的脚的。”

祖母、母亲和女孩离开后，佩尔杜心想：卖书人的工作是照顾书，这是个普遍的误解。

他们在照顾人。 

（云中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小小巴黎书店》一书，李晨图）



## 走向父亲

●莫小米

花季女子，怀有身孕，送夫上战场——这样的场景，在烽火连天、家国遭难的年代，并不鲜见。

孩子出世了，男人却再也没有回来。这样的结局，也并不意外。

花容凋零，信念不败。她相信夫君仍然在世，一日一日地熬，定要等到重逢。可是她的等待落了空，她的夫君，年轻的鱼雷潜艇艇长，早已沉入冰冷的江底。

作为有“海军黄埔”之称的电雷学校一期的毕业生，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率领的鱼雷艇受命伪装成民船，秘密前往上海黄浦江，袭击日军“出云”号巡洋舰。

虽然发射的鱼雷仅伤及日舰的尾舵，却被称为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唯一的积极进攻”，引来敌人的疯狂报复。

黎明，他的鱼雷艇遭遇四架敌机的狂轰滥炸，虽英勇抵抗，最终还是被击中，起火沉没。包括艇长在内的全体海军官兵沉入江底，无人生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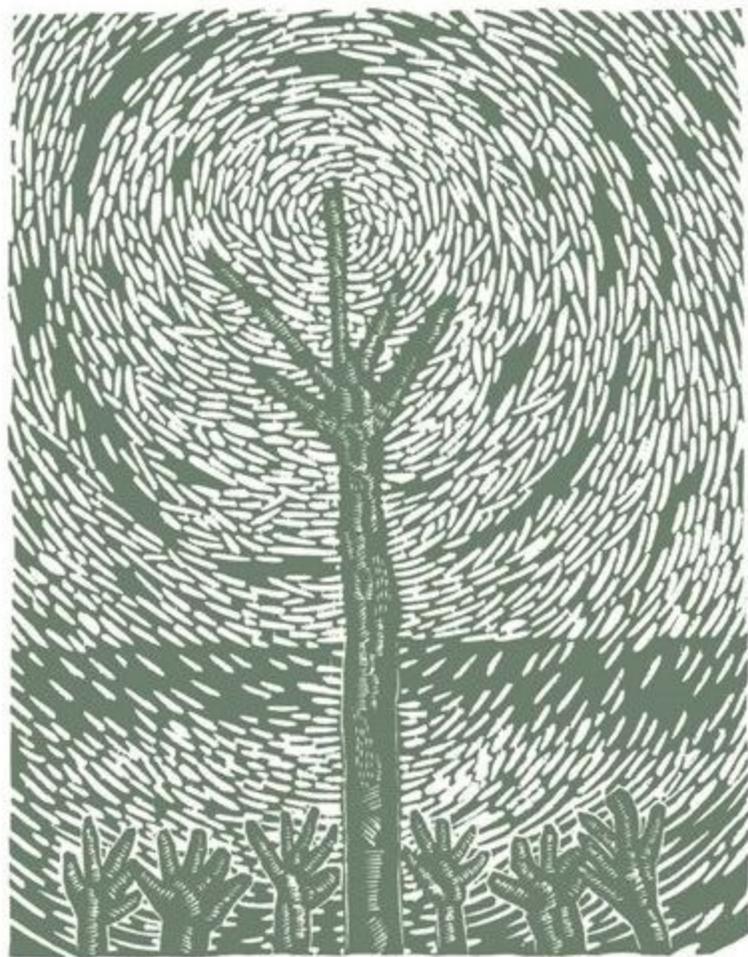
而这些，他的爱妻直到

离世也不知情。

寻找父亲，告慰母亲，成了儿子后半生不敢懈怠的责任。

当地的档案局，他去过几十次，翻遍“敌伪档案”，未果。

让女儿专程赴台湾，到国民革命忠烈祠细细寻找，



未果。

致信南京档案馆，奇迹发生了。一份“死亡官兵调查表”中，有父亲的下落，注明“抗战阵亡”。

辗转找到父亲沉船的地点，江水滔滔，风嘶马叫，周遭的市声渐渐隐

没，儿子一步一步走向父亲……他深深地弯下腰，取了江水与石子，带回去与母亲合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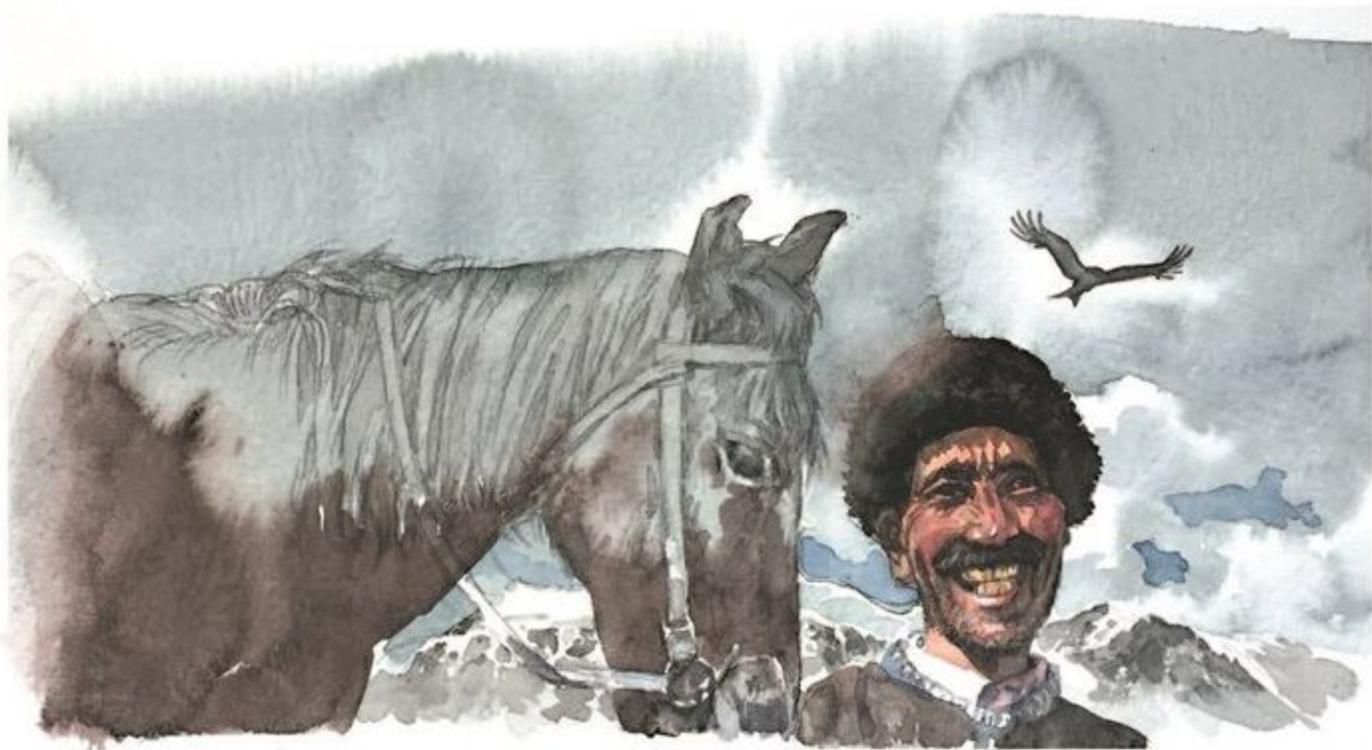
儿子从未见过父亲。父亲的照片，在被销毁前他看过一眼，那时他还很小，只留下模糊的记忆。他欲再次确认父亲的容颜，于是将从网上下载的电雷学校毕业照放大，再放大，却不知那些模糊的面孔中，哪一位是父亲。

为了完成儿子走向父亲的心愿，很多研究者、鉴藏家都在助力。这天，儿子应约来到文献馆。在电雷学校尘封的影像资料库中，儿子的目光锁定了一个青年的肖像照。没错，他就是梦中的父亲。

最后，儿子还要做一件事：为父亲申请烈士证书。在提供相关资料，并经几年的等待核准之后，他完成了心愿。此时儿子已是八旬老人。

相对于很多成年的儿子目送父亲远去的背影，他刚好相反。时间深处，父亲一步一步地向他缓缓走来，直至清晰可感。

（水云间摘自《今晚报》2017年7月26日，刘春杰图）



## 一只鹰落在屋顶上了 ●王 族

山脚下只有一户人家，房子是黄泥小屋，围墙用石头垒就，显得孤独而又宁静。

我坐在离这户人家不远的地方抽烟，突然看见一只鹰从远处盘旋而来，落在了这户人家的屋顶上。我对同行的几位朋友说：“这家人的房顶上有鹰！”但他们因为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幕，都不相信鹰会落在房顶上，在他们的观念中，鹰很高傲，是不会接近人的。但我毫不怀疑自己的眼睛，我确实看到一只鹰落到了这户人家的屋顶上。

然而我又如何能让自己的这次所见得到认可呢？大家的观点是从高原存在多年的生活经验中得来的，我说服不了他们，我感到孤独。

过了一会儿，我们准备离开。这时候，我看见从那个黄泥小屋里走出一个人，去屋后骑了一匹马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坐的是越野车，很快便把

他甩在了后面。我从倒车镜中看见他在车后的灰尘中慢慢变成一个小黑点。我很想等他骑马靠近后问问他，是不是有一只鹰落在了他家屋顶上，但我不敢肯定他要去的地点是否和我们在同一方向，所以便一直观察他，看他是否一直尾随在我们身后。后来，他不见了。我打消了向他询问的念头。

汽车在一个有平整积雪的大平滩上停下，大家下车赏雪。雪景很漂亮。我想，大概从第一场雪开始，这里的雪便一直积了下来，以至于一场又一场地积着，把这个大平滩覆盖得犹如帕米尔高原最具神韵的一面镜子。

这时候，我一扭头又看见了他。呵，他果然一直尾随在我们车后。他在大平滩边缘勒住了马，似乎是怕马踩脏了积雪似的。他跳下马向我们使劲挥手，似乎示意让我们等他。我对大家说：“看，那个人在

向我们挥手！”大家看过去，他已拨转马头沿大平滩外沿向我们这边跑来。这是一个50岁开外的塔吉克族男人，脸因为长期受高原紫外线照射而呈赤青色，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看人时目光锐利得像刀子一样。他从马上跳下来，指着一位和我们同行的塔吉克族朋友说：“你，我的朋友嘛！刚才，你都到我房子门口了，不进去，为啥？”

同行的塔吉克族朋友一时想不起他，脸上有窘迫之色。

他的目光更锐利了，紧盯着我的朋友说：“刚才，我看见你这骑马的腿了！你忘了，10年前，你来这里，骑我的马，掉下来，摔伤了。我的马把你摔伤了，是我的事情嘛！我还没有给你赔不是。”

同行的塔吉克族朋友想起了往事，“噢”了一声，说：“没事，我已经好了。”

他忙说：“不，你的腿好



了，是你的事情；我，要不要给你赔不是，那就是我的事情。”他总爱用“事情”二字来表达他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好在我们在新疆已经生活了好些年头，知道他说的好是“事情”，不好也是“事情”。

同行的塔吉克族朋友被他还惦记着 10 年前的事感动了，而他也因为终于找到 10 年前被自己的马摔伤的人而释然了。他和塔吉克族朋友握手，临了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腿，显得无比亲密。我想，这些帕米尔高原上的人，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成为朋友的。

我看他们之间的事情说得差不多了，便忍不住问他：“有一只鹰落在你家屋顶上了，你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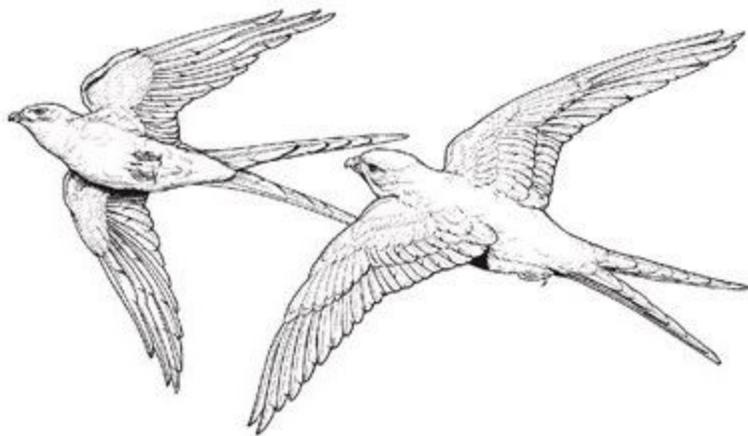
他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我，问道：“是吗？”

我说：“我看见了，这些朋友没看见，他们不相信。”

他的目光变得更锐利了，而且由于他的个子很高，所以让我觉得有一种被什么东西从高处刺中的感觉。他说：“你，看见了，是你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是他们的事情。”他仍用他那好事坏事都是“事情”的理论回答了我。他和我的塔吉克族朋友互道祝福，然后骑马离开了。他用 10 年时间，了却了一桩心事。

他骑着马渐行渐远，在雪野里又变成一个小黑点。❁

（辛普摘自《小小说月刊》2017 年 10 月上，李小光图）



●冯仑

## 路宽路窄 在一心

有一个人欠我的钱。他清华毕业，学理工的，是我碰到的债务人里最真诚、最好的人。十几年前他刚从清华毕业，出来学做生意，结果被人骗了。我借给他的钱因此没了。于是我就追债，他每次都随叫随到。这个态度很好，让我想到当年，我的债务人叫我，我也是随叫随到。

其次，他向我坦白他还有什么资产，并带我去看，绝不隐瞒。因为破产，他离婚了，确实很惨，但他说，只要活着，有生之年，这些债他都认。这让我很感动。他每年都还我几十万元，但是架不住利息在涨，一直得还。

所以，后来我跟安排追他债的人说，如果本金还完了，利息就算了。这样看来，他的路变宽了。如果他当时跑了，我肯定会报警抓他，因为我没办法和股东以及董事会交代。可他认账，每次都还一点。

虽然他离婚了，但这样一个有诚信的人，一定会有人爱他，他也不会缺少快乐。如果有一天见面，我可能还会帮他做一点事情。这就是“行在宽处”。

我经历过很多的人和事，知道很多的历史和典故，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爬山，徒步走戈壁，骑自行车旅行，体力、精神上所有的可能性，我都了解。加上我的性格一贯是把丧事当喜事办，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能让我停下来。

再不好的事，总能找到一个对照：这种事历史上是怎么样的，人家是怎么处理的。要有一个宏观的、大历史的格局。佛的“大肚能容”是容得已经很多了，才能再容；我虽是个凡人，但懂得这个道理，我已经容得很多了，再来一个也不在乎。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知道一个有逻辑的结果，就不会紧张和恐惧，也不会郁闷。人之所以会痛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经历、经验和思维与现实的一些事件是拧巴的，这需要理性，需要借鉴历史，也需要体验。历史和哲学可以让人的心变得巨大无比，因为历史讲永恒，时间上的永恒；而哲学讲无限，范围上的无限。有了永恒和无限，眼前的一切都是浮云。❁

（夏尔摘自《新一代》2017 年第 9 期）



## 我眼中的冯小刚

●韩浩月

冯小刚是娱乐圈人士，但私下里为人处世却有文人做派。他每有新书出版，遇到他必签名题赠。如同一些作家一样，他喜欢写上“请xxx兄指正”这样的字眼，短信往来，也必以“兄”相称，言语雅气。

在媒体上，冯小刚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而这些争议往往缘于他的言论。不排除有些言论是有意为之，但大多数情况下，他说的那些登上媒体头条的话，只不过是性情所至、脱口而出。他当春晚导演那年，发布会这么严肃的场合，都没挡住他使用“聋子不怕雷，咱也导一回”这样的口语化表达。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像冯小刚这么爱“开炮”的人，娱乐圈会寂寞许多。

我第一次见冯小刚差不多是10年前。那是一个饭局，我第一个到，没过几分钟，冯小刚第二个到，我俩握手寒暄，没有初次见面的冷场。吃饭的包厢里，主宾席的椅子有

一个细长的挑高背，有点儿夸张，冯小刚指着本该由他坐的这把椅子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赶紧叫服务员给换一个。”我们默契地哈哈大笑。他对一切贵族和伪贵族的的东西深恶痛绝，如同在电影《大腕》里表现的那样。

冯小刚拍《非诚勿扰2》时，几位朋友去海南的片场探班。到达的第一天晚上，有当地官员请吃饭，冯小刚没法不出席，说委屈哥几个一块儿去



吧。那天的饭局有他在场，宾主尽欢，来来往往的人都假装认识了不少朋友。饭局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冯小刚在车里对助理说：“跟服务员说一声，给我下碗清水面，今晚没吃饱。”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写过这样的细节：他觉得最美味的，是把几个吃剩的菜混在一起加热再吃，由于放了一段时间，那些葱段儿、姜末儿都入了味，扒拉一碗白米饭下肚，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参加过盛大宴席的冯小刚在路上打电话跟服务员要一碗面吃这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拍电影对于冯小刚来说，已经是熟练活儿了，所以看他拍片是十分舒服的事情。片场没有紧张气氛，所有人员各司其职。一切准备就绪，冯小刚坐在监视器前，看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即便有话也言简意赅。演员们都了解他的风格，一场戏拍几次就过了。冯小刚在拍《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时，都在片场落过泪，那是因为感情太投入了，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拍摄自己擅长的喜剧片时，是冷静、从容的，偶尔会有一丝倦怠，这大概也是他几次说到想要息影的原因吧。

许多人惧怕冯小刚，觉得他脾气大、不好惹，这恐怕是个误会。因为名声在那里，凡是需要他公开露面的场合，他都得要“起范儿”，用自己的气场来彰显存在，人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冯小刚。记得在拍摄



《私人订制》的时候，有一次中午收工吃饭，大家领了盒饭各自找地方吃。我推开一扇紧闭的门，房里只有冯小刚在硕大的餐桌前独自吃饭，吃的东西也简单，和盒饭差不多，只不过有一瓶专门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

片场下的冯小刚有点儿沉默。我在那儿陪着他一起用午餐。从一点小事聊起，冯小刚兴致渐浓，后来又有几个朋友加入，结果那次午饭聊了许多——关于电影的，关于八卦的，关于社会时事的。那是一顿开心的午饭，我也就此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真实的冯小刚其实是有些内向、偏于安静、喜欢独处的人。

后来，每每想到他一个人在偌大的房间里吃饭，背影有些寂寥，再联想到那个被连篇累牍报道的冯小刚，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所见到的，和那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冯小刚，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2017年4月，有关冯小刚的大动作是，他要拍《芳华》，相关信息传递出他对这部影片举重若轻的态度。《芳华》是文工团题材，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说，这个故事距离他们有点遥远。

冯小刚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意是像他这样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导演，应该拍一些有意义的电影。或许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能够不断尝试新题材，他的这种尝试被外界形容为“任性”。

拍《集结号》是对战争片的突破，拍《一九四二》是对

苦难题材的突破，拍《私人订制》是对审查尺度的突破，拍《我不是潘金莲》是对时政热点的突破……有些是外界评价的，有些是他自己诠释的。

在中国第五代三大导演中，冯小刚出身最低，起点也不算高，但在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中，反倒是他体现出不一样的执着。他没说过自己想成为电影大师，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残酷的市场和无情的资本要求，却在不断蚕食他的野心。

评价冯小刚是一个难题。在一颗赤子之心的主导下，他时常有真性情的表现，也经常有挺身而出的惊人言论。在说真话方面，许多人没有他做得好。但他也有自己的短板，即一旦舆论带来较大压力，他的反弹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自卫意识也比较强。

有一次，冯小刚接受一位知名度颇高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采访。当时他的身体语言和话语情绪都流露出排斥的信息，那位知识分子不知所措，气场完全被冯小刚掩盖。这大概是冯小刚想要的效果。

哪怕冯小刚一次次成为争议人物，但在舆论的潮水退却之后，他总是能够用新的电影选题吸引人们的注意。在创作选材和敏感尺度把握方面，他永远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如果评选“人民导演”，他肯定有很大的概率会高居榜首，这是因为他对“人民性”有着天才般的理解与掌握。✿

（安 蓝摘自《家庭》2017年第16期）



## 人生不该演戏作假

●江 岸

加缪的《局外人》里，狱中的默尔索反反复复读的一则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早年外出谋生，过了二十多年他发了财，回到故里。他的母亲和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他住进旅店时，母亲和妹妹都没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给她们一个惊喜，就特意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知道真相后，母亲和妹妹自尽而死。

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默尔索评价这个新闻时说：“不论怎样，我都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

人性之复杂经常会超出人的预期，如果不想承受恶果，就不要去做任何试探人性的事情，不要诱惑，也不要挑战。《局外人》里，默尔索在读过那则结局悲惨的新闻后说：“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反抗者摘自《小康》2017年第27期，张守义图）



# 空巢，还是空巢感

◎杨 杰

在 19 世纪的美国，一大批作家都深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亨利·戴维·梭罗决定返乡教书。过了 3 年，他觉得返乡还不够彻底，遂玩起了“独居”，成为老前辈的美国“空巢青年”。

1845 年 3 月，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小木屋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他说自己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不过他没有安安静静地独自欣赏美景，而是写了整整一本书来“炫耀”独居生活，这本书后来成为很多文青的朝圣指南。

他感受到“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但他同时也明白，“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

说得真是太好听了。就像身边那些忧郁的朋友，揣着几罐啤酒去海边，走偏僻的沙石路，两旁是低矮的树丛，里面藏着几株野麻。坐在僻静的野滩上，抽半盒烟，看没有生机的脏海，墨绿的藻类缠绕万物，四周天际一片灰色。在走之前除了留下烟蒂和酒瓶，还一定会拍一张虚头巴脑的照片，花半小时美图，再配一句“诗与远

方”，然后默默等人点赞。

他们一边熬夜加班，吃脏外卖，悬浮在黏粥一样的雾霾里；一边还要听民谣，关心学区房政策，反思共享经济，供奉“男团”“女团”，给照片加滤镜。

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分裂，骑着 ofo 逃离北上广，灵魂随意安放，对明天抱有幻想，因为“仪式感”本身比仪式重要得多。

虽然造不起湖边小屋，但都市“空巢青年”每周订一次快凋谢的降价鲜花，摆在出租屋唯一朝阳的窗边。他们崇尚北欧的“安全距离”，热情转发“为了不与人交流，某人装了十几年盲人”的新闻。邻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铅牌上的数字。他们无法忍受半夜回家和不倒垃圾的室友，懒得进入一场真正严肃的关系。他们把独自生活看成一种更高级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标榜，甚至连晒出来的“孤单寂寞冷”都是变相的“傲娇”。吃下的真正的苦，打碎了牙，早就混着血默默咽进肚子。

这样的“隐居”充满悖论。生活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梭罗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梭罗的小屋离公路只有 260 米，天气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透过次生林看到汽车经过。小屋离康科德市中心也只有 2.13 公里，好朋友爱默生的住处也在散步的范围内，甚至去他父母的居所也只需步行 10 分钟便可到达。

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描述，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康科德，他的母亲和姐姐每周六会给他送食物，而他自己则时不时地





## 世纪剧目（外一则）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韩蒙晔 译

1889年，巴黎举办了一场大型世界博览会，以此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

阿根廷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国产货，其中包括一个来自火地岛的印第安家庭。那是11个欧纳族印第安人，他们是罕见的样本，濒临灭绝：那些年，温彻斯特枪的子弹正逐渐消灭他们中的最后几个。

这11个欧纳族印第安人中的两个死在了路上。幸存者被关在铁笼子里进行展示。“南美食人族”，展板上警示道。在最初的几天，没人给他们任何食物。那些印第安人饿得直叫。于是，有人丢给他们几块肉，那是生牛肉。但是任何人都不想错过这场可怕的演出。买了入场券的人们蜂拥而至，他们围在笼子周围，看那些“食人野兽”相互撕扯着争抢食物。

《人权宣言》诞生100周年就这样得到了庆祝。

### 5个世纪的剧目

葡萄牙热烈庆祝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登陆非洲南部海岸500年。全国变成了怀念帝国的大型剧场，航海家的英勇事迹被搬上舞台。他于1488年抵达好望角，那是葡萄牙的鼎盛时期，上帝把地球的一半赠予了这个国家。



演员们打扮成当时的样子，穿着丝绸衣服，配着精美的剑，戴着插满羽毛的帽子。他们登上船舰的复制品，它与当年向非洲进发的那艘巴尔托洛梅乌船舰一模一样。

在非洲南部的海滩上，依照剧本，应有一群心怀感激的黑人冲着抵达的航海家们欢呼雀跃，因为是航海家让他们在5个世纪前被发现。但这片海滩，在1988年，仅属于白人——由于种族隔离，黑人被禁止进入。

于是，一群由白人化装成的黑人开心地迎接了抵达的葡萄牙人。

（小柯摘自作家出版社《时间之口》一书，王原图）

回家去，“将家里装点心的坛子舔个干干净净”。

他的那些文艺圈朋友也频繁光顾他的小木屋，在湖畔举行聚会，甚至成立了名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天天派对，夜夜笙歌。

除了接待各种纷至沓来的参观人群外，梭罗还在小屋旁制造了一场森林大火。起因是煮鱼杂汤，火起后，这位大哥并没有着急灭火，而是爬到小山坡上观赏火景，事后还写道：“那真是十分壮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烧毁了300英亩林地。

文艺青年玩起文艺来可真是勇猛精进。“隐士感”比做隐士本身更令人着迷，“空巢感”比空巢本身更具吸引力。房门一关，以为就疏离了人群。时常抱怨生活和爱情都欺骗了自己，

起码要在精神上让人觉得孤立无援。

能够自由地选择独居，绝对是人类的进步。不过真正的隐士可不好当，开车半个小时到闹市享受烟火生活，通常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交流需求。如果安静能给你力量，那你可以选择闭嘴；如果还需要繁华都市，那就尽情享受，无须“外冷内热”地苦心营造一种“高级”的孤独感。“空巢青年”也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谁都能往自己身上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继续前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20日，喻梁图）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园

## 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张 渺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在许多场合回忆起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挨挨挤挤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没法看书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

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

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没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写期末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或考试提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的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其中一间更加

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所，让他养成了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的习惯。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时，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

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某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手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



国立西南联大校門

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英文。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不强求标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堂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看书，每一首都当能当场背出来。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译：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种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种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想入社的成员，要写文章将自己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史学家自比为紫鹃，取意“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们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生毕业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喆，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

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要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堂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举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的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有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学生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式，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时的成绩，或是凭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人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感慨。

一边讲着课，教授们一边还须艰难地维持生计。



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学生在实验课上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

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平时节省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但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道。

（屠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6月21日）

只发照片，不要发文字。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千颂伊的经纪人传授给明星的“社交媒体生存法则”

劳累一天，得一夜安眠，享受；饿一上午，得一大白馒头，享受；积年的光棍，忽得胖妻，享受。

——人生的许多享受实在是由苦楚牵拉出来的

如果你真的打算学点儿什么，最好的办法依然是找本靠谱的书，一页一页读下去。

——《人民日报》刊文谈网络脱口秀，称“视频化的信息很难被记住，不要被口若悬河的主讲人所迷惑”

另一个 100:0。

——英国《自然》杂志称，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完全未经人类指导、未看过一个棋谱的情况下，自己“参悟”，用了40天时间，以100战全胜的成绩战胜了曾横扫人类围棋高手的阿尔法狗（AlphaGo）。它的名字叫阿尔法元（AlphaGo Zero）

闲事莫理，众地莫企。

——这是叶问生前多次教导门徒的话，意思是：少管闲事，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凑

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劲教你学好，好由着他们自己使坏。

——在王朔的小说《一点正经没有》中，主人公教导女儿

现在虚伪不叫虚伪了，叫



情商高。

——语出网络节目《吐槽大会》

上舞台不是为了大开杀戒，而是为了被舞台生吞活剥。

——英国演员汤姆·哈迪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里尔克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白居易《夜雨》

1.不公开谈性。2.不回忆过去。3.不教人做人。

——有人说，中年男人做到这3点则可不惹人讨厌

所有的祷告都可以浓缩成一条：“主啊，让二加二不等于四吧。”

——屠格涅夫

出门一步，便是江湖。

——郑愁予

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是否无限其实我还没有那么确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的批判不是拿机关枪来扫射，他是用嬉笑怒骂来揭露那个年代的可笑之处。他的嬉笑怒骂是一种手段，悲悯之情很重。他是菩萨心肠。

——许倬云说王小波

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

——马龙·詹姆斯《七杀简史》

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马尔克斯《爱情和其他魔鬼》

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好的关系，连沉默都舒服。

——关系的理想境界

童年就是让你能够忍受暮年的那股力量。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谁也不应该一开始就拒绝一切。应该陷入泥淖，然后得以明白生命如梦幻泡影。

——博尔赫斯



电影《二十二》的导演郭柯在拍摄中与老人交流

影片结束了，所有的观众都没离场，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观影经验中是头一回。大家都还在安静地看着银幕上闪现的数字，从200000到22再到8，这是一道无法逆转的减法题，最终会归于0。归于0意味着什么？7000多名众筹者（实际众筹32099人次）的名字紧跟着工作人员的名字在大银幕上滚动，这又是一道连导演都可能无法预计的加法题。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也是纪录片电影《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

2012年，“80后”

导演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短文，讲的是1920年出生的广西老人韦绍兰和她在“慰安所”怀上的混血儿子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例。他本能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好题材，于是年底就动身奔赴广西，拍摄了韦绍兰和她混血儿子的故事。当时在中国大陆存活的已知的“慰安妇”仅有32位，所以他给这部短片取名《三十二》。

两年后，当郭柯准备把这部短片拍成纪录片时，32位老人只剩下了22人，所以，取名《二十二》。

2017年8月12日，距离《二十二》上映还有两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了。至此，片中出现的22位老人，仅剩下8人。

“慰安妇”是沉重的历史题材，郭柯导演以晚辈的身份凝视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老人，抛开事先准备好的剧本，用温柔的方式记录下这22位老人的生活日常。“这部片子不是告诉大

家‘慰安妇’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只是告诉大家，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在晚年她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于每个人的观后感，郭柯说：“这是我无法控制的。”

郭柯在采访中常谈到一句话：“走不出来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受害者要么以愤怒、要么以哭诉的方式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但郭柯和他的团队在拍摄的过程中，在与那些老人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她们平静乐观的态度，看到的是她们平淡的生活、琐碎的日常。他想把这种最真实的状态记录下来。“让观众先能了解这些老人，接受她们、喜欢她们，而不是一上来就贴上‘慰安妇’的标签，生硬地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个群体。”郭柯说，“我们有时候对她们的理解真的太狭隘了，她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苦大仇深，她们非常普通，是活生生的、立体的人，也有很深的情感。”

影片之外，他们的微博账号“纪录电影二十二”有当时拍摄的“花絮”：湖北的毛银梅老

人每天摘一桶栀子花送给摄制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她觉得花很香；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和村民们准

## 《二十二》以外的声音

●藤子

备了粽子，在大树下和工作人员一起分享；山西的李爱连老人每天喂那些去她家院子的野猫，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分享她14岁孙子的趣事，怕工作人员收工后会饿，每天炸一大盘馒头请大家吃；山西的刘凤孩老人到地窖里拿红薯、土豆送给摄制组；广西的韦绍兰老人家徒四壁，每个月拿30元的低保，当郭柯和同去的3个工作人员与她告别时，她把郭柯给她的500元钱包了4个红包分给他们，说快过年了，叫



王志凤老人



他们拿回去给家人买点糖果吃……影片中，在海南留学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去祭拜去世不久的王玉开老人，她是常去照顾老人的志愿者之一，与老人建立了很深的情谊。她说阿婆生前在她拿去的照片中看到曾经迫害她的日本人，阿婆笑着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有了……一位中文说得很好的犹太观众看了《二十二》后，讲述了两个月前他已故太奶奶（享年104岁）的经历。他的太奶奶在“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抓进集中营，她的男朋友在她面前被纳粹打死，她被关在集中营长达5年。他说：“我活到现在（30岁左右），她都不敢和我们谈及当时她受的苦和发生在她身上的事。”1945年“二战”结束，她是幸存者。自1945年至她去世，德国政府每个月给她1500美元的赔偿金。身边的人在照顾她们，政府在照顾她们……这位犹太观众说着说着有些激动，“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你不正视，你不认错，那你就欺骗了一代人。一个很有名的犹太幸存者说‘冷漠比死亡更可怕，冷漠比憎恨更可怕，冷漠是人类尚存恶意的理由’，他们不敢说出来，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日本纪录片导演土井敏邦看了影片后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之一，画面、光线，以及与拍摄对象交流的方法都很出色。这种有力度、有质量的片子，是我至今在日本纪录片界没有看到过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难为情的是，日本导演拍不出此类题材的影片。原本，我们作为加害者应该主动拍出这样的影片，但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却拍出了这样的片子给我们日本人看。”

同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于2016年2月在韩国上映。这也是一部众筹电影，在拍摄阶段就获



韦绍兰老人

得7万多名韩国网民的支持，演员全部零片酬出演。《鬼乡》的导演赵正莱在台湾观看了《二十二》，他对影片中流落中国的韩国老人毛银梅（原名朴顺车）印象深刻。老人在中国生活了70多年，没再回过故乡。得知

老人已于2017年1月去世，他和工作人员特意赶到湖北孝感祭拜了老人。在老人的遗像前，他唱了老人在影片中唱过的、同样也出现在《鬼乡》里的民歌《阿里郎》；在老人坟前，他烧了从韩国带来的在《鬼乡》里出现过的“护身符”。

余华在《活着》的日文版自序中说：“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已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一句话，却是别人的一生。所以，我不太愿意用“幸存者”这个词来称呼这些老人。

这个世界曾给了她们深深的伤害，她们却用沟壑纵横的脸报之以笑，用干瘪漏气的嘴报之以歌。如果你还看过《三十二》，一定不会忘记韦绍兰老人唱的那首歌，它被放在了《二十二》的片尾，也是整部片子唯一的配乐——《九重山》。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一条江水去悠悠，一朵莲花水面浮。何时有意把花起，你无心无意看花浮。门口大田四四方，半边罗豆半边秧。秧儿得插花生得扯，常年丢弃哪一厢。出门人笑我也笑，回家人笑我忧愁。人进大门呵呵笑，我进大门眼泪流……



韩国老人毛银梅

历史需要铭记，面对伤痛，我们不该终日怨恨，但绝不应遗忘。面对她们，不应该再去过多地追问，或许，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奶奶们现在的笑容。

（孤山夜雨摘自《阳江日报》2017年9月19日）



## 叩跪杂拾

●汪朗

清代光绪年间的吏部主事何刚德，有幸参加过皇上的一次生日宴会。时间，甲午年六月；地点，紫禁城太和殿。

说其有幸，并非虚言。主事官阶不过六品，本无资格和皇上套近乎，但其时各部可圈定两名群众代表领受皇恩，何刚德光荣入选，这才开了一回眼。所谓群众代表，其实也有级别，司局级。据何氏在《春明梦录》中回忆，该宴会很是一般，“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他的评语是：“宴惟水果可食。”就是这个只能吃上仨瓜俩枣的皇家宴会，却把人折腾得不一般，盖因礼数太多。与宴者要时刻听从皇家司仪即赞礼者的招呼，

此人站在殿陛上高喝一声“跪”，众人便得立马从炕桌即“几”旁站起，然后齐刷刷地跪下去。跪毕，再围着炕桌坐下，继续咂摸歪瓜裂枣的滋味。“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浹背。”这通折腾，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身子骨差点儿的还真顶不住。

中国既为礼仪之邦，官场之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说道，如此方能“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公文格式为例，皇帝特降之命令为谕；臣下奏请由皇上批复的为旨；专供省级干部传阅的人事任免等通报为廷寄；上级机关对下级催办公事的文书称札；文职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为禀，武职为详；下级官员有事向上级领导汇

报，需用手折，给皇上的报告则为奏折……这仅是清代的规矩，其他朝代的暂且不算。初入官场者，光是弄清这些名堂便够晕一阵的。

当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收到过建德一李姓把总送来的文书。老曾见后激动得赋小令一首：“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移封又称移书，本应用于平级官署之间的交涉。清代总督，加尚书衔为从一品。把总不过七品武职，和总督中间隔着副将、参将、都司、守备、千总、百户等一长串官阶。这李把总，平素想给总督叩头都够不着，递送公文居然用起了与之平起平坐的移封，太离谱。无怪乎逗得老曾诗兴勃发。

大清江山尽管是马上得来，但在官场礼仪制度上却一点也不含糊。比如，大臣无论年龄大小、品级高低，面见皇上一律得跪着说话；再如，如果赶上圣上心情不错，谈论公事之余问及臣子的家事或是赐个仨瓜俩枣的，跪着的臣子必须立即谢恩，程序为先脱帽，后叩头。脱帽必须以花翎指向御座。再往脑袋上戴时，只能用一只手整理帽襟。至于叩头，更需功夫，关键是要带响，而且必须响达御前。若怕额痛而不响，或响而痛不可忍，蹙眉闭眼，皆为不及格。有记载说，曾经教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认过字的翁同龢，下班后“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声称如此可健身醒脑。其根本目的，恐怕还



◇如果小说家可以在完成作品后不去设想它的封面，那么，他虽然可以被看作一个智慧、完美且完全定型的人，但同时，他也失去了作家最根本的特质：天真。

◇我们都愿意看到，更多的读者买书是为了封面。我们都愿意看到，批评家鄙斥某些作品，更多的是因为它总是写给同一类读者。

◇封面上对于主人公的描画过于细致，这既侮辱了作者的想象力，也侮辱了读者的想象力。

◇假如设计师用红黑两色搭配，来设计《红与黑》的封套，或者用蓝色的房子、城堡作插图，来给《蓝屋》《城堡》之类的书籍配图，那么，我们非但不会觉得他们忠于原



## 封面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书，反而会怀疑他们是否读过作品。

◇有一本书，如果我们在

读过多年以后再次看到它的封面，会立刻回到很久以前的某一天。

◇好的封面能起到引水渠的作用。它带我们离开日常生活的世界，引导我们进入书本中的世界。

◇一个书店的吸引力不在于它有什么书，而在于图书封面的多样化。

◇书名好比人名：它可以帮助我们某本书与其他无数类似的书籍区分开来。而书的封面却恰似人的脸：它要么让我们回想起曾经熟知的快乐，要么向我们承诺一个有待探索的幸福世界。所以，我们在凝视书的封面时，就像凝视着人的脸一样满怀激情。

（鹿鸣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别样的色彩》一书）

是想多操练操练，免得叩头谢恩时响动不达标，有损两朝帝师的名头。

翁师傅的头磕得虽好，但最后还是被一道上谕革职回了老家，而且被严加看管。因为他有点儿嘴碎，得罪了太后老佛爷。相比之下，另一大臣曹振镛则成熟得多。曹大人在嘉庆、道光年间长期担任军机大臣，还当过上书房总师傅，死后被道光皇帝予谥“文正”。按清朝惯例，只有进士出身、当过翰林且功勋卓著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谥号中才可带一“文”字，而“文正”更是其中规格最高者，只由圣上一人定夺。有清一代，获“文正”之谥的大臣仅八人，其中包括曾国藩。可见曹振镛之了得。

曾有门生问曹老师圣眷不衰之诀窍。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话虽简单，但绝对经典。这曹振镛虽说开口有限，却总能说到点子上。道光皇帝当政后期，对臣工没完没了地提意见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让后人说三道四。关键时刻，曹振镛开了口，建议圣上看折子时对内容不置可否，专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规矩的地方，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没多久，满朝大臣再无一人叽叽喳喳，和谐多了。大家都非智障，这点小九九再弄不明白，干脆别混了。后世有人评说：“道、咸以还，风骨销沉，滥觞于此。”当时有人私下给曹老师

写过“表扬信”：“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这样一个人，最后居然成了“文正”。

清帝逊位，民国诞生，跪拜叩首之陋俗随之废除，不过曹文正公的传人有的依然吃香。也难怪，比起说话不中听的乌鸦嘴来，“多磕头，少开口”者毕竟更招老大们喜欢。世上有些事情，是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绝迹的。

（林冬冬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衣食大义》一书，邝飏图）

# 婚姻里的统治者

●毛 利

结婚后，女人的嗓门是会越来越大的。

老张坐在驾驶座，刚嘀咕了一句这到底是该往哪儿开，后座上的老婆已经吼起来了：“往右拐，听见没有，往右！”边说边拿手戳上来，给了一个向左的手势。

老婆左右不分，恍如一个昏君。但是在底下做“奴才”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明察其心意，千万别违抗了“圣旨”。老张跟着老婆的手势，打了一个左拐，半分钟后，导航提示方向错误。老婆一声不吭，忽然来了一句：“导航肯定有问题。”

“是是是。”老张随声附和。自从他学会跟老婆在一起时绝不带脑子这招后，生活比以前幸福多了。

他们的关系曾经一度紧张到要离婚的地步。老张以前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跟别人相处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回家问题就出来了，什么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他一开始没想通，后来才明白，家庭就像一块领土，没有一件事是小事，每一件事，都是权力的斗争。家里买沙发，老婆说随便买个便宜的吧，真的随便买了一个回来，又说：“怎么这么

难看！”

老张后来才明白，解决方案是：你必须要给出十个八个备选方案，让女人做主挑选，她挑来挑去，一眼看中的，总是最贵的那个。

所以女人一开始说，挑便宜的吧，其实就是无声的指责：谁让我这么没用，嫁了你这么个没钱的男人。

老张上了好几回当，按女人的指示买便宜的，每次都能挑起一场家庭战争。他简直要疯了，吼出：“我到底做错什么了？”结果得到的居然是个更大的问号：“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不爱我就直说！”

他无意中触犯了一个女人的领地：从古至今，洞穴都该是女人采买布置的场所。家，跟他本质上没什么关系，而他居然妄想打造一个让自己舒适的港湾，这违反了初级大纲第一条：家里什么事都该让老婆做主。

夫妻真正的相处之道，根本没什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表面有商有量，内心全是支离破碎的挣扎：“混蛋，居然都不听我的。”

老张喜欢看一部美剧，叫《灵异之城》，里面有个家庭主妇，吼起自己的老公来，那叫一个山摇地动。那才是真正的爱情。这种夫妻，是绝不会离婚的。相反，那种看上去理智平静的夫妇，反而容易走向离婚之路。太压抑自己的感情，太在乎对方的感受，终于有一天，忍不了了，啪嗒一离，一了百了。

老张眼看着老婆从说话小





## 假面夫妇

◎〔日〕渡边淳一 ◎陆求实 译

无论经历过多么炽烈的恋爱，在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后，都难免会出现倦怠感，趋于惰性化。这一变化或剧烈或轻微，可以说是婚姻中无法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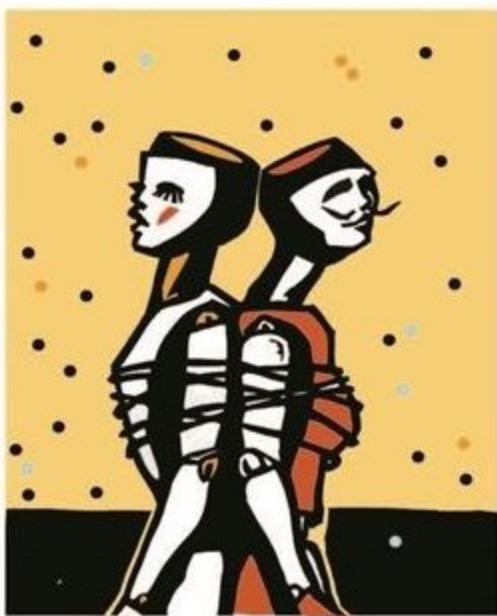
问题是，原本在恋爱过程中不被注意的对方的一些缺点，似乎也与这一变化同步，开始逐渐变得突出了。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双方难以相互理解。这种裂痕如果只局限于小范围还好，一旦变大，就会导致夫妻关系变质为假面夫妇，即戴着面具的夫妻。

当夫妻关系趋于冷淡，演变为假面夫妇时，不少妻子会为此而烦恼：“夫妻关系这样下去行吗？”“继续保持这种婚姻还有意义吗？”尽管最后还是接受了现状，但是大多数妻子都有过这样的烦恼。

与此相反，男人对于戴着面具的夫妻关系似乎不存在疑问，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现状，大多数人认为婚

姻就应该是这样的。

理由之一就是，男人的人生原点在社会生活之中，即对男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家庭仅仅是支撑这一生活的陪衬部分。倘若待在家里感觉不舒服，他们就会埋头工作，或者增加



与同事、朋友的交际，晚些回家，尽量减少与妻子接触的时间，这样就可以避免平地起风波。

这令我想起了神田正辉与松田圣子的离婚事件。在他们的离婚发布会上，松田圣子对记者说：“凑巧正月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架。

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做一个发福的已婚男人，不用再担忧如果离婚的话，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是情感问题，是现实问题。婚姻就是一场暴政，千万别以为里面能残存什么两个人的民主，相亲相爱的理智。

那段时间我因为感冒在家里休息，于是我们有了时间来慢慢讨论、正视我们之间的问题，最终决定离婚。”这番话听了让人感到非常有趣，假如两个人没有时间坐下来慢慢交谈，恐怕至今还是一对戴着面具的夫妻吧。

任何一对夫妻，都有可能成为假面夫妇。尽管如此，我们身边仍然不乏远离面具、心灵相通的恩爱夫妻。经历过一段假面夫妇时期，上了岁数之后，重新变回心心相印的夫妻的也不是没有。当夫妻双方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精力减退、心气减弱，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生存下去的依靠的时候，就会重现恩爱。

夫妇俩坐在檐廊上，一边品着茶，一边互相肯定对方：“还是和你在一起好啊！”这便是典型的日本老夫妇的形象，他们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共度余生。❀

（若子摘自九州出版社《男人这东西》一书，连培伟图）

声、笑容安静的女孩，变成动不动就一声大吼的已婚妇女，心中甚是安慰。

她已经成了真正的王。经过无数次天崩地裂的吵闹、山摇地动的哭泣，女人，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家里全部归她说了算。确认这一点后，老张很久没再跟老婆吵过

没多久，老张在某次家庭聚会上，听到老婆在跟岳母抱怨：“累死了，家里什么都要我说了算。”

看，即便是昏君，也觉得自己半生操劳，值得被载入史册。❀

（飘雪摘自《家人》2017年9期，刘程民图）



## 早餐革命

●苗炜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其实，这句话来自一场规模极大的广告战役。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几家谷物食品公司为了推销它们的麦片、玉米片等速食早餐，纷纷宣扬早餐的重要性，其中一句广告语是：“吃好早饭，更好工作。”早餐的历史地位其实并不高，罗马帝国的人都信奉，要想健康，一天只吃一顿饭就够了。天主教典籍中对早餐的描述也很少。

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富裕的人家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早饭。重体力劳动者也要吃早

饭，而大多数人是不吃早饭的。历史学家认为，早餐成为固定的一顿饭，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人们住进了城里，要外出工作一整天，早饭就变得必不可少。劳动人民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面包、奶酪、薄煎饼、头天的剩饭等等。19世纪的美国，物质生活有所改善，那时候的早饭和午饭、晚饭没什么不同，大家一大早就吃牛排、烤鸡、牡蛎。

一位农业历史学家说，美国人当年就是要吃很多的肉，还有土豆、蛋糕和派。这样暴饮暴食的结果是消化不良，就像如今的肥胖问题一样，因

此，他们需要清爽一点儿的早饭。谷物快餐的出现恰逢其时。1827年，全麦饼干发明。1890年，玉米片发明。这些谷物食品早年被称为“全麦岩石”——味道不佳，人们要把它们泡在牛奶里才能下咽。

从1900年开始，谷物食品公司越来越多，拿谷物做早餐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难吃，但这东西方便。人们早上起来，将麦片往牛奶里一倒，吃完赶紧上班。经过一番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今的谷物快餐市场被几家大公司所垄断。

在20世纪40年代的谷物广告大战中，有一个叫 Kellogg 的营养学家赫赫有名。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他说，多吃谷物可以让美国人更健康，还能让青少年减少性冲动，让孩子静心，让母亲放心。这个营养学家到处宣传谷物的好处，而他的兄弟则把 Kellogg 谷物公司经营得蒸蒸日上。谷物食品在“二战”后的美国盛行，原因有二：一是加糖，二是广告。前者改善了谷物的口味，后者用大量卡通形象吸引儿童。美国的孩子就是被这样喂大的：给一个大碗，倒上牛奶，倒上谷物，给个勺子。有意思的是，人们对谷物食品的品牌忠诚度很高，一旦吃习惯某个牌子的麦片，恨不得终生不改。

有一位人类学家说，我们的早餐总是相对固定的，这是进化而来的习性，我们早上吃点儿熟悉的面包、蜂蜜，是因为这些东西安全可靠。我们总习惯于晚饭时去吃点儿新鲜的



# 玉米掌控一个国家

◎唐山

中美洲的原住民常将自己称为“玉米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玉米培育者，至今仍以玉米为主粮。他们认为，玉米的生命已融入自己的血液中。

以前，很少有美国人自称“玉米人”，他们多以小麦为主食。不少美国人在文化上歧视玉米，他们讽刺说：“吃什么像什么。”挖苦中美洲人像长着脚的玉米，冥顽不灵。

但是现在，在美国人的餐桌上，玉米已成主角。

玉米以两种方式挤上餐桌：一是肉牛、奶牛、肉鸡多用玉米喂养；二是糖浆、淀粉、食物色素、食物添加剂等多来自玉米。

表面上看，美国人充分利用了玉米，但反过来看，玉米也成功掌控了美国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玉米占据着最多的良田，将其他农作物压倒。

玉米能赢，主要因其产量大、生产周期短、适应能力强。一般来说，某种农产品产量过高，必导致其价格下跌，农民弃种，是为市场理性。然而，在资本干预下，美国政府以防止饥荒为由，不断为种植玉米提供补贴，从而刺激农民种植。如果玉米价格持续下滑，可由政府保底，因此农民



们不愿冒险转产，结果落入奇怪的循环中：玉米价格越低，农民种植得越多，农民也变得越穷。

大量廉价玉米破坏了环境。今天，在美国已很难找到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庄园。农民们不再自给自足，并成为巨大生产链上的一环，谁也不知边界在哪里、危机何时爆发。

另一方面，大量廉价玉米也危及人类自己。牛本来是吃草的，如今只能吃玉米，如此产出的牛肉成为不健康食品，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在从玉米到牛肉的流水线上，牛被聚集到“牛的城市”中，为防止疾病传播，它们的体内被注射各种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又以牛排为载体进入美国人的体内。

在资本的助力下，美国人成了不折不扣的“玉米人”。这很像《黑客帝国》中的场景：在工业化伪装下，人们已

看不到谁在主宰自己。

在“资本+玉米”的联盟中，还有一个问题，即人的胃口有限，只能依靠每年1%的人口自然增长，而这怎么能让华尔街满意呢？于是，资本鼓励人们暴饮暴食，快餐店推出各种大份餐，肥胖成为美国的流行病。于是，资本又开始关注人吃了不会发胖的“新食材”，如抗性淀粉（即难以消化的淀粉）。饮食变成了满足食欲的游戏。靠越来越多的加工、越来越多的“创新”，食品市场保持着“繁荣”。

揭穿这场玉米骗局不难，但我们很难找到替代方案，以对抗“资本+玉米”的力量。从“有机食物”的沦陷可见，改变要么胎死腹中，要么被异化，成为帮凶。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晚报》2017年6月2日，小黑孩图）

东西，看看哪家馆子新开张，哪家馆子换了菜单，这就跟远古时代打猎打到什么就吃什么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已远

离农耕时代，被食品工业所养活，早餐成为快餐类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肯德基也会推出豆浆，但那并不是你小时候的

味道。

（余娟摘自《读书文摘·经典》2017年第9期，勾犇图）



## 121 年前的李鸿章

●东方莹

边芹在《文明的变迁：巴黎 1896·寻找李鸿章》中写到，当年，李鸿章从巴黎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他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边芹认为，“一路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热闹。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事实上，再往前追溯，据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为了预防败血病，船员还在船上种植蔬菜、发豆芽呢。两只母鸡何足道哉？

法国方面还喜欢强调他自带 3 名厨子。凌晨 3 点，李鸿章的厨子就起床做饭，搅得“大饭店”的厨师也得起来做帮手，一早就得提供数只鸡，而且非活的不要，要现宰现

做，搞得人家鸡飞狗跳。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某位第一夫人出国访问，携带了大量的饮用水，也让受访国愤青的情感很受伤害。

除了鸡和鸡蛋，李鸿章的 126 个大行李箱也震惊了巴黎。饭店的英国人和法国外省的客人都跑来看热闹，对李鸿章的行李要支付的费用大感兴趣。

边芹引用了 1866 年斌椿西游的记载，或可作为法国人围观李鸿章的参照。1866 年 5 月 31 日的《费加罗报》这样记录斌椿：“中国人也走了。我们对他们很冷淡。何况斌官人还戴着眼镜，这就让那些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很扫兴。”边芹猜测，法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大概如同非洲原始部落的

人，结果中国人不但绸缎裹身，还戴着眼镜。30 年后李鸿章到来，带着母鸡也就罢了，居然搞了 126 件行李。法国人着实拿捏不准，特别是巴黎高档服务业的侍者。他们那种训练有素的礼貌和殷勤，那种每一个眼神扫过来都在审度你口袋里有多少金钱的神态，那种当你趾高气扬时他立刻卑躬屈膝的姿态——在面对携带下蛋的鸡和 126 件行李的贵客时，表情调整起来实在艰难。

法国人还很喜欢拿李鸿章的贴身仆人横睡在他的房门口做文章。睡在门口，是为了随时护卫，还是随身伺候？在法国人的传统中，主仆关系最大的特点是距离适当，双方的私生活是绝对分开的，而且分得越远越好。然而，在中国的贵族生活里，仆人“上夜”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睡在主人的床前，甚至房间的榻上或者外间，以备随时听候差使。

边芹从这个细节分析出中西人际间初始的分岔，认为这是油水不溶的两个文明间相互窥视时所必然产生的一大堆误解之一。她认为，中国人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却无界限，没有截然不容的距离。中国的老爷可以娶丫环为妾，虽然是不平等的联姻，但毕竟视为一家人，主仆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西方的男主人可以和女仆睡觉，但娶进门却绝无可能，就连避免不掉的私生子也是不认的，因为血统不正。

1866 年 5 月 12 日的《画报周刊》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味



斌椿西游：“斌大人是很聪明的人，非常了解（清廷）对欧事务，他性格和蔼可亲，很随和；经常与欧洲人来往，因而熟悉我们的习俗；由他负责这次出使任务，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是很合适的。他性格中最值得赞扬的一点，便是尽管他做官时间很长，但毫无个人财富。可惜这一点只是一个例外。”即便如此评价斌椿，《画报周刊》为斌椿西游定的调子也很值得玩味：“我们无意为此次出使加上它本没有的官方色彩，但也不可能不为这迈向进步的重要一步而感到高兴。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已经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边芹特意引出这句话，是认为西方舆论早在100多年前，并在这100多年间从不改变方向地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定了一个开放与不开放的话语模式——置中国于永远的被审判者地位。擅长为他人思想定调的西方统治者，一上来就布设了开放与不开放的二元对立。这一原罪的设定可谓致命一击，让被定罪者百口莫辩，且一步到位地被掀到道德制高点下，从此是不可逆转的一场接一场的精神雪崩。踩着这个鼓点，中国人为门开得不够大、变得不够快，从一家政权争论到另一家政权。

关于李鸿章参加总统府晚宴却不动筷子的细节，也让当时的媒体大为关注。《高卢人报》1896年7月17日这样报道：“中国特使阁下昨晚与随

行人员在爱丽舍宫用了晚餐。不过我要在此说清楚，李鸿章是‘参加了晚宴’而没有用餐。这真是绝了！一家之主请来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吃饭，结果看着他席间一道菜也不动，连甜食都不吃，总归是让人有点不高兴的。尤其是招待的客人是天朝的特使，而发出邀请的是国家元首菲利克斯·富尔本人，情况就严重了。”

《高卢人报》记者为了摸清李鸿章上席不用餐的秘密，特意于16日18点30分李鸿



李鸿章一行访问费城时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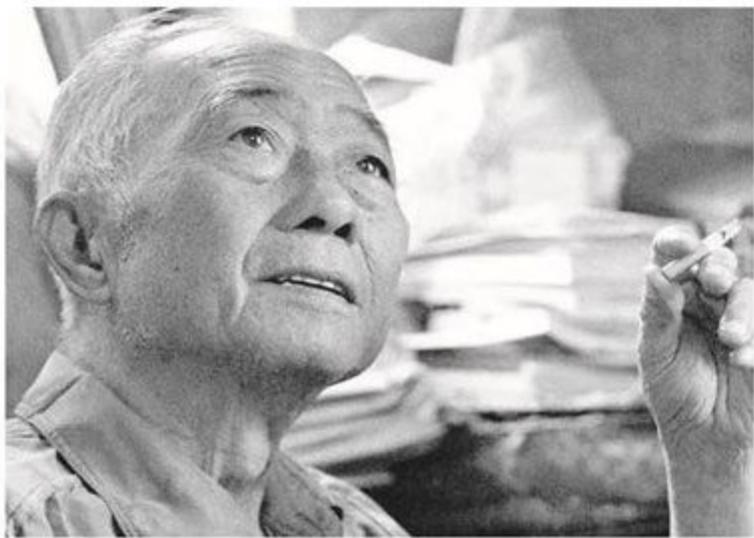
章赴总统府晚宴前，来到“大饭店”。记者发现李鸿章最贴身的仆人端着一只银托盘，给主子送去了茶和小点心。而另一个专为李鸿章做饭的中国厨师已经在他之前送去了一只大托盘。记者说“托盘巨大，上面放了至少15碟菜，彼此错落有致地架在一起”。什么扁豆烧鸭、酱爆猪肉黄瓜、蜜汁猪肉配蘑菇、鸽爪炖烂成泥配酸冻，甜点则是八宝饭之类，

还有糯米粉或其他谷类做的点心或发糕。这是李鸿章个人的例行晚餐。为了确保李鸿章的饮食，每天早晨供货商给李鸿章特别提供若干条鲜鱼、5只鸡、一只鸭、一公斤鲜猪肉、猪油、蘑菇、小豌豆、青扁豆。而天天必用的米和茶则是从国内带去的。

用过这样丰盛的晚餐之后，李鸿章才去参加总统府的晚宴。他当然什么也不需要吃了。回到当年的语境，不要忘了这是巴黎，若是哪个外省乡下小子对巴黎美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或者在餐桌上失仪，那些高级侍者的眼神足以让你无地自容。那样的地方，当你趾高气扬，他会立刻训练有素地逢迎你；当你表现得受宠若惊，他会马上表现出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这样的巴黎，在李鸿章一菜不动面前的心境，不难想象。

李鸿章不吃，或许是真的不习惯西餐。我们不妨回到1862年5月5日“大饭店”开业的那天。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也来了，她挽着埃米尔·佩雷尔的胳膊，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说：“这绝对就像是在我家里一样，好像就在孔皮埃涅和枫丹白露（均为皇家行宫所在地）。”边芹看了当时的菜单，吃顿中饭才5个法郎。在这样的饭店，李鸿章自带活鸡和厨子，一顿饭自备十几个小菜。巴黎人，的确情何以堪。🌿

（秋末凉摘自《齐鲁周刊》2017年第37期，邝 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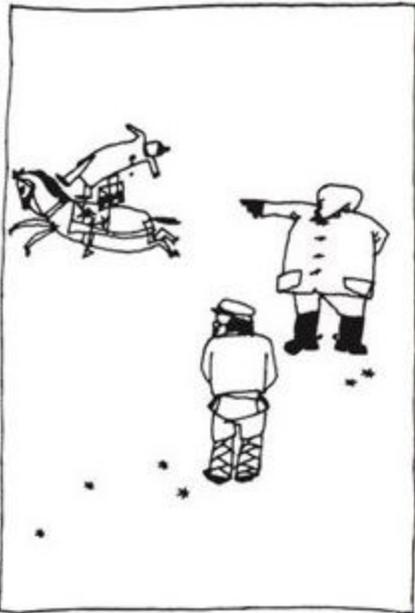


## 邂逅相遇， 适我愿兮

●李建新

我是在连环画上第一次看到“汪曾祺”3个字的。那时我刚上小学，1984年某一期的《连环画报》发表了《陈小手》，朱新建绘画。原作者和绘画者，两个名字我都记住了。

读初中时，学校距乡里的新华书店大概两公里。书店只有两间店面，4个摆放书的木柜。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封面落满尘灰的作文选、红墙纪实文学及关于养猪养鸭、种棉花、织毛衣的书。图书摆放的位置，半年也不会有变化。即使这样，我也时不时想去看一看。偶尔，一个卖过期杂志的人会到校园里来，他铺开一张大大的塑料布把书摆上去，身后扯几道绳子，像晾衣服一样把书挂满一面墙。学校还会组织学生订杂志。有一天晚自习，从借来的语文学习刊物上看到封二有“汪曾祺”的照片，心里忍不住有些小小的激动。书里选了《虐猫》、谈《虐猫》创作体会的文章，还有一篇关于他少年时代读书的短文。为了这3篇文章，我决定用



朱新建先生所绘连环画《陈小手》

一本《天方夜谭》向同学换这本杂志。

“汪曾祺”成了刻在我心里的一个名字，越是找不到他的书越想看。读高中了，我从《中学生语数外》上看到一篇阅读文段，是《天山行色》里的《南山塔松》，我将它认认真真地抄在笔记本上。

买到的第一本汪曾祺的著作是《草花集》，很小的一本书。还记得那个书店的一半是饭店，两个书架上的书都沾染了油烟味。不知道老板是要卖自己的藏书，还是书店生意不好改行了。我在密密麻麻的书丛里找到它，还担心老板说“哦，这是我自己的书，不卖的”，就像“戴车匠”讲起他的竹根壶。事实上并没有，我问多少钱，老板翻过来看看封底，“四块八”。就这么简单。《草花集》放在教室课桌的抽屉里，每一篇我都看了很多遍。

读大学之后买书就方便多了，新出的《矮纸集》，再版的《汪曾祺自选集》，都能在书店买到新书。即便他的集子里有不少重复的篇目，我也无所谓。

很多年后，可以在网上买旧书，没想到竟能把汪曾祺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买齐全。当然有易有难。印得多、出得晚的很容易买到；而《邂逅集》等，不但贵，也罕见。曾向一位朋友请求，能不能把他的“宝书”借来翻翻，人家很为难，也只好算了。

后来翻网上的拍卖记录，发现网友小粉桥曾拍得一本初版《邂逅集》。那本书卖了710元，2005年时的710元。在网上发消息，问小粉桥兄有没有可能为我复印全书。他认真地回复道，60多年前的书，纸页酥脆，复印完恐怕就要散架了。又向他请求，那么，可不可以把书借我看一看？我愿意先付押金。这位南京的网友说，不用押金，可以借。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包装得像巡展文物一样的书。很小、很轻，出乎我的意料。



初版《邂逅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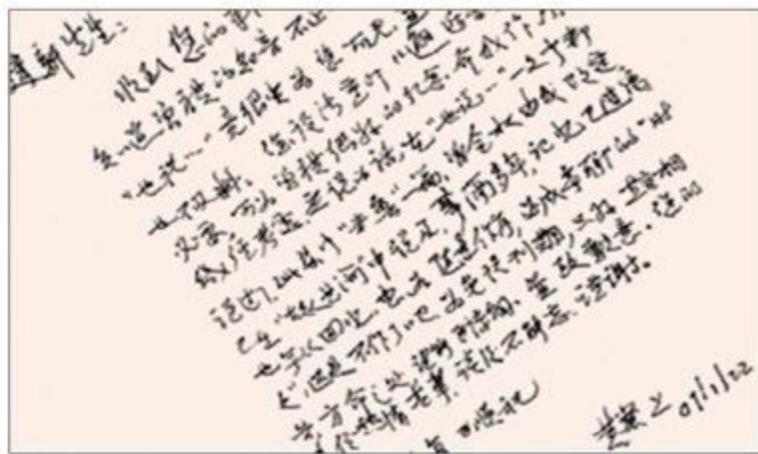
此前，我曾根据北师大版的《汪曾祺全集》，把《邂逅集》中的8篇小说录了电子版。与初版比较，才发现全集中的《复仇》《老鲁》《鸡鸭名家》，也是上世纪80年代作者修改后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内容。怕损伤书，我小心翼翼地以初版对照电子文本，一字一字地改，核对两遍，竟然花了三四个月。寄还书时，担心出意外，请快递小哥保价1000元，他诧异地看了好久这纸页发黄的小册子。

《邂逅集》的初版中其实是有不少误植的，有一段时间，我很希望能精心校对几遍，以原貌再出一版。因为据我了解，汪曾祺的读者里，盼望拥有这本小书的为数不少。

2008年，有一家出版社愿意这样出，差不多做了一年。排出校样后我看了四五遍，一直想请黄裳先生写个序。《邂逅集》是1949年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1946至1948年，汪曾祺在上海待了一年半，与黄裳、黄永玉交往最多。黄永玉的文章多次提到这段经历：“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太阳下的风景》）“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区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的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黄裳浅识》）我终于鼓起勇气，冒昧地给黄裳先生写了一封长信。为了尽快达到目的，还说书已完成三校，只等新序。一周之后，就收到了回信：

建新先生：

收到您的来信，受到很大的震撼。知道曾祺的知音不止一二人。我那篇《也说……》竟很快为您所见，并及时做出反应，也不及料。您设法重印《邂逅集》，极有必要，可为曾祺很好的纪念。命我作序，几经考虑，应说的话，



黄裳先生给本文作者的回信

在《也说……》一文中都说过了，此集中《老鲁》一篇，曾全权由我改定，已在《故人书简》中说及，事隔多年，记忆已迷离，也无从回忆，想如随意作序，必成无聊的“时文”，还是不作了吧。为免误刊期，只好直言相告，方命之处，望能谅解，并致歉意。您的来信热情真挚，读后不能忘。谨谢。

勿复，顺祝

春祺

黄裳上

09/1/22

2008年12月22日，黄裳先生以给作家苏北回信的形式作了一篇长文《也说汪曾祺》，我写给他的信里，特别提了一下读后的感受。至于他回信说的“《老鲁》一篇，曾全权由我改定”，大约是不准确的，1948年11月30日，汪曾祺致黄裳信中嘱其修改的文章是《赵四》。

这个再版《邂逅集》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2012年9月，在外地出差，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的那个上午，我忽然从微博上看到黄裳先生去世的消息，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自私的念头：唉，就算有一天能把《邂逅集》印出来，也不可能寄给老先生看了啊。

几个月后，河南文艺出版社接受了我编一套10册汪曾祺集的方案，《邂逅集》亦在其列，仍循当初的编选方式。2016年，《邂逅集》才真的变成一本书。我找到南京网友小粉桥兄的电话，打过去，仍是旧号码。讨来地址，第二天快递去一本《邂逅集》，无端地觉得这才算画上一个句号。

（刘振摘自《北京青年报》2017年8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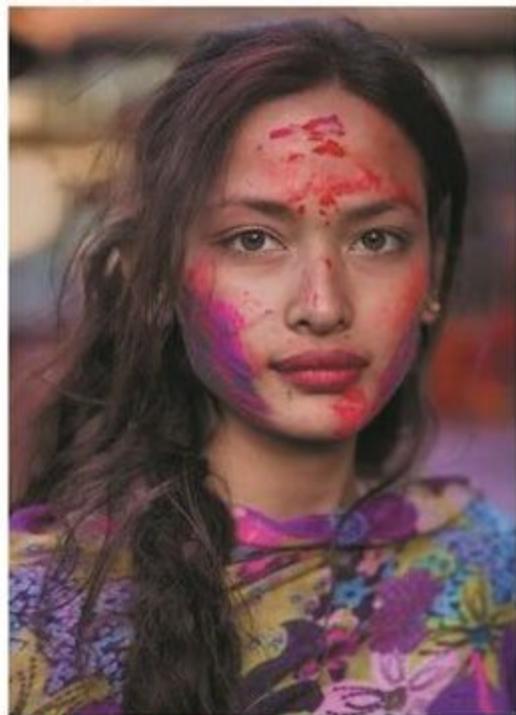


## 她们 ● [罗马尼亚] Mihaela Noroc

4年多来，现年31岁的罗马尼亚女摄影师 Mihaela Noroc 轻装穷游，走访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下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女性面容，并记下她们的名字和故事。这些照片组成了名为“The Atlas of Beauty”的项目，以展示各国女性无处不在的多样美。“我像个侦探一样在城市里四处打探，我见过很多很多人，但是我对美的判断标准从没有变过：五官端正与否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张真实和诚实的脸。”



伊朗，设拉子



加德满都女孩 Sona 在庆祝印度教的色彩节



印度，孟买。帕西族女孩



美国，纽约。Abby 和 Ange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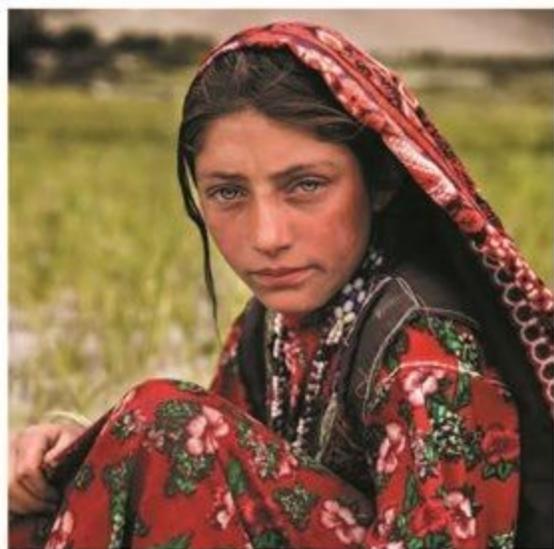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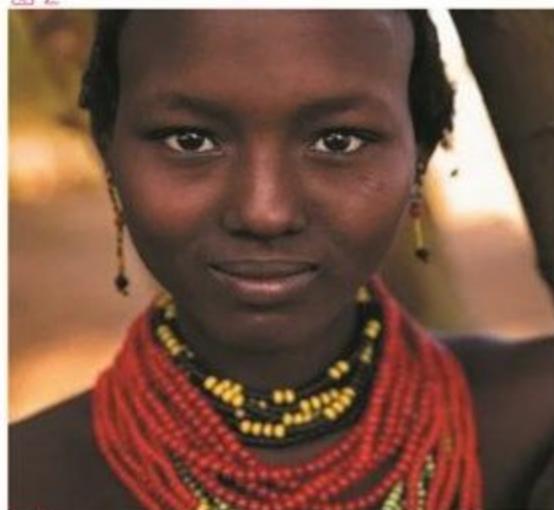


图 3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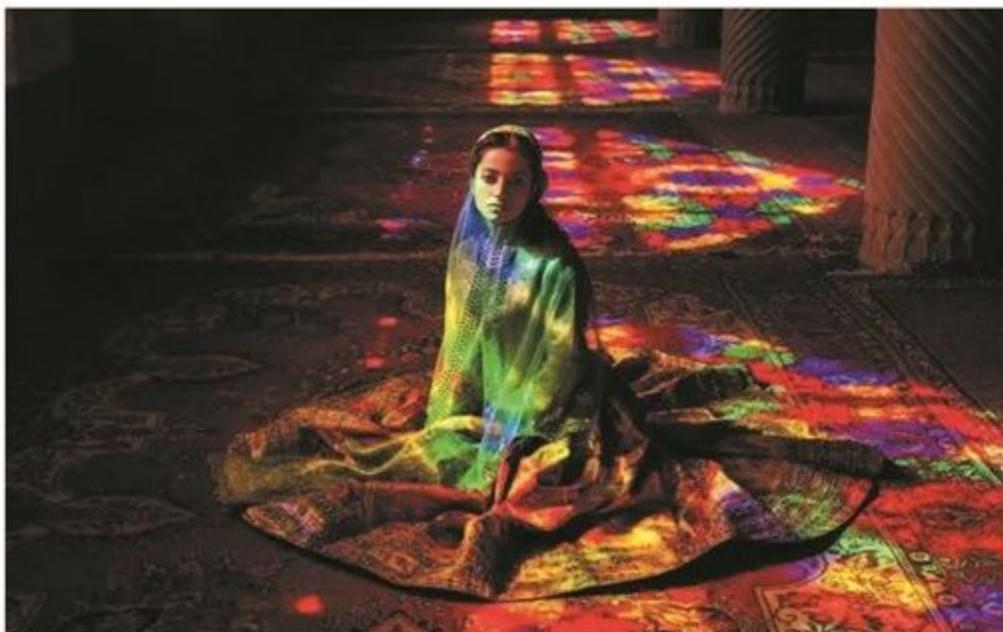


图 5



图 6



图 7

图 1 阿富汗,瓦罕走廊。这个女子住在荒远的乡村,虽然没有被战争波及,但生活非常艰辛  
图 2 哥伦比亚,卡利  
图 3 埃塞俄比亚,OMO山谷

图 4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女孩  
图 5 伊朗女孩  
图 6 希腊,Idomeni 难民营  
图 7 朝鲜,新义州



# 科学的地气与远方

●王梦影

“卡西尼”号耗尽燃料坠落在土星大气层的当天，一群科学家在哈佛大学桑德斯礼堂扔出了满场的纸飞机。

这是2017年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个浑身涂着油彩、只穿一条内裤的家伙负责打光，一个穿着蓬蓬裙的男人会粗暴地打断话多的发言者。所有获奖者均自费前往，奖杯是一个顶着红色问号的白色玩具人头。奖金是10万亿……津巴布韦币，曾经价值人民币1角6分，如今已经不流通了。

搞笑诺贝尔奖和“卡西尼”号可以算是同辈，都是20来岁，出生时都被质疑过不靠谱。1991年的一个深夜，在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里，300多个人偷偷摸摸地笑着。他们担心领导叫停这个不正经的颁奖典礼。6年后，也是在初秋，“卡西尼”号从美国卡纳维拉尔角出发，冲进黑丝绒般的天幕。因为包括经费在内的一些现实考量，这个项目险些搁浅，在欧洲空间局的帮助下才重新启动。

只不过，“卡西尼”号的旅程安静而缓慢。它花了将近7年时间才迂回到土星。土星的公转周期是地球的29倍，一年相当于地球上的29年。接下来的13个地球年里，“卡西尼”号陪伴着这颗巨大的行星从秋天走到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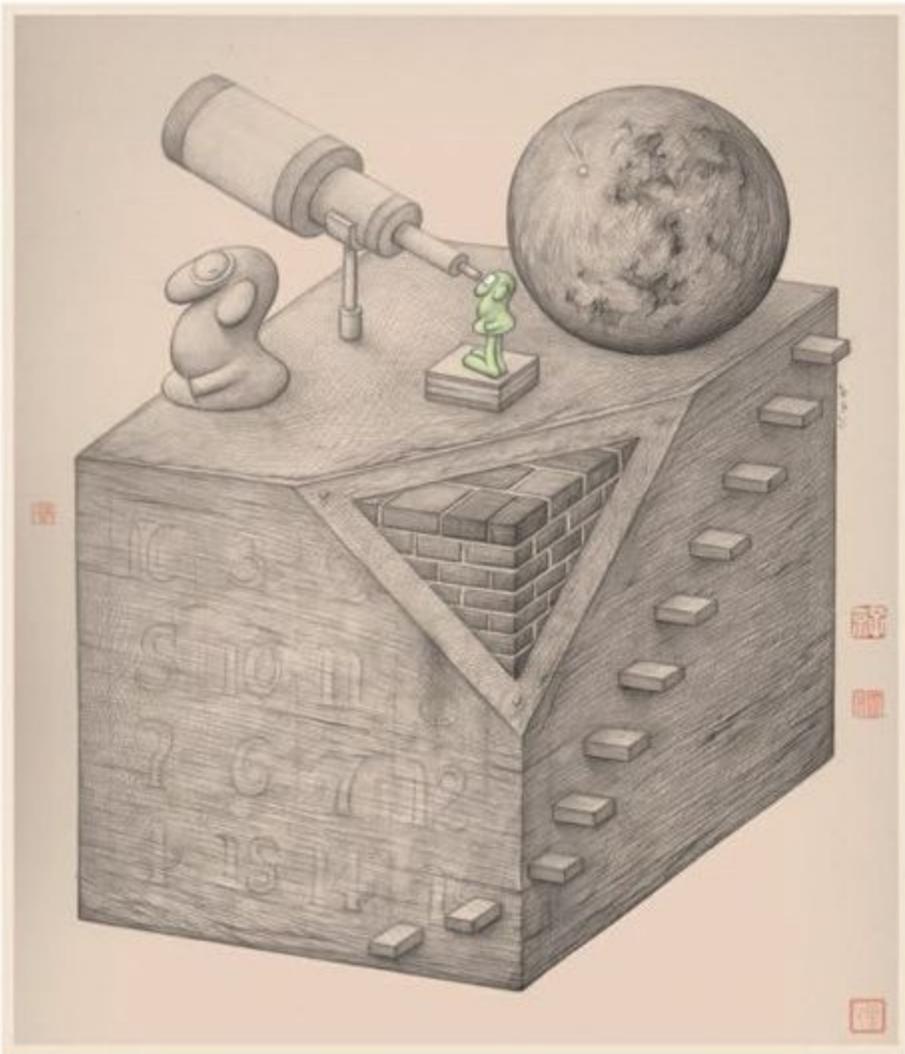
而搞笑诺贝尔奖则保持着奇葩的“画风”，越来越热闹。今年，针对“如何科学地‘吸猫’”这一“难

题”，法国里昂大学研究者利用流体动力学的底波拉数得出结论：“猫既可以是固体，又可以是液体。”

创立以来，该奖项获奖的成果主要分为4种。第一种，是那些“不说不觉得，一说真好奇”的日常谜题，比如：“为什么切洋葱让人流泪？”“啄木鸟用嘴高速啄木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第二种，则完全是“说了也没人关心”的“小题大做”，包括“端着咖啡走动时的流体动力学”“踩到香蕉皮时的摩擦力研究”和“床单起皱的数学分析”。第三种，是“不研究你永远不知道”的神奇事实，比如：“狗身上的跳蚤比猫身上的跳蚤跳得更高。”“屎壳郎其实很挑食。”第四种，则是一些看起来是胡搞瞎搞的发明，例如“从牛粪中提取的香草精”和“鲸鱼鼻涕收集装置”。

2009年的获奖者伊莲娜·巴特那医生的研究属于最后一类。她和伙伴发明了一种神奇胸罩，在紧急时刻可以一拆为二，成为两个防毒面具。在颁奖仪式的舞台上，聚光灯下，这位女士行云流水地在黑色晚礼服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亮粉色的胸罩，迅速分解，然后不由分说地为台上两位西装革履的男士戴在脸上。全场起立鼓掌。

乌克兰裔姑娘巴特那年轻时曾参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救助工作。无数人在她面前死去，死者中，很多人是在毫无防





备和遮挡的情况下被空气中的剧毒颗粒物杀死的。这个姑娘后来辗转来到美国，有了新的事业，组建了家庭。一天，她看到小儿子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胸罩套在脸上玩耍。点子由此产生。

“胡搞瞎搞”的背后，是深沉的执着。这场热闹的大会，也不仅仅是一场玩笑。

看似荒诞的选题背后，站着一群严肃至极的科学工作者。那个只穿内裤的人肉灯柱是3D打印机的发明者。被胸罩糊脸的两位，分别是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际上，在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不少人得过真正的诺贝尔奖。

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研究，很多在数年后产生了实用价值。发现啄木鸟的脑部特殊骨骼结构，最终促进了预防运动损伤的研究。针对脚踩香蕉皮滑倒的研究，则催生了一种效果很好的肌肉润滑剂。

其实，“有用”从来都不是最关键的评价标准。

2017年搞笑诺贝尔奖的主题是“可能性”，而考核的准则一直没变。它寻找的成果，要能“先让你笑，再让你思考”。颁奖典礼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全网直播，收视率空前的高。

为了防止污染可能携带生命的土星卫星，“卡西尼”号的创造者为它选择了死亡，它传回最后的图像，融化在观察了一辈子的行星怀抱里。网络内外，很多普通人掉下了眼泪。

这是科学的两面：一面是泪水，一面是欢笑；一面朝着无垠宇宙，一面扎根滚滚红尘。它既是无数个被忽视的好问题，也是一个永恒而唯一的答案。

科学的眼审视这世间的一切，包括科学本身。它不断推翻自己，既不会拘泥于“高大上”的形象，也不会将目光局限于地球。

在它们二者前进的20多年里，一代人成长起来。孩子在课堂上高高举起手，询问“天为什么是蓝的”；少年仰起脸，反问“为什么不呢”；青年背起行囊，追寻一个解答。

那可能是我们人类最好的一面，怀抱着我们笨拙的、疯狂的、孤独的、滚烫的好奇心。🌿

（阿建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20日，刘宏图）

## 神仙的病足

●林清玄



黄永武教授在《爱庐小品》中谈到八仙中的李铁拐，跛了一只脚，手扶铁拐杖，还背了一个装有灵药的葫芦。他不禁感到疑惑：“既然有仙人的灵术、灵药，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跛脚医好呢？”

虽然解释有很多种，但其实都是从“人间观点”来看的。李铁拐早已入了仙籍，怎么还会有人间的身体、人间的残疾呢？

李铁拐的跛脚是一个象征，象征无论在人间还是天界，都充满缺憾，不能圆满。李铁拐的跛脚也是一种示现，示现事物没有十全十美，连神仙都不免有跛足之憾，人间的遗憾也就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了。

李铁拐葫芦中的灵药虽然可以解救天下苍生，却不能治愈自己的病足，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深思其意，却能发现，这是人生中的真情实景。我们很容易帮助别人渡过难关，可是当自己遇到难关时却总是手足无措。我们站在局外时常可以给他人觉醒的灵药，一旦成为当局者，就会陷入闷葫芦中。哪有什么灵药呢？即使是人间最了不起的医生，生了病也要找别的医生诊治啊。

在这充满苦难与缺憾的人间，每次想到李铁拐，心里就会感到一阵温暖。我们在人间游历，事无全美，福无双至，人人都是跛了一只脚的人。而成为觉悟者的先决条件，便是承认自己的残缺，承担自己的“病足”。

最令人忧心的，就是自以为完美的人。🌿

（留白摘自线装书局《形影之间观世事》一书）



## 和谐的获得

● [英] E.H. 贡布里希 ◎ 范景中 译

16 世纪初是意大利艺术最著名的时期，也是整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时期之一。这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科雷乔和乔尔乔内，北方的丢勒和霍尔拜因，以及其他著名艺术家的时代。

为什么在同一时期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艺术家？我们首先要看到当时的环境。艺术家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透视法、解剖学等新发现，艺术家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不再与普通工匠为伍。当时的宫廷贵族们需要荣誉和威望，他们想通过营建雄伟的建筑、为教堂奉献壁画等手段，让自己青史留名，为自己的人世生活留下可贵的纪念。他们争抢最著名的艺术家为自己工作，于是艺术家能够讲条件了，能

够选择自己喜爱的差事了。艺术家获得的这种新权利是不是完全造福于艺术，还难以断言，但在最初还是起到了解放作用，释放出了大量被压抑的创作才能。艺术家终于获得了自由。

第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达·芬奇。他是一个天才。他具有极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善于观察和探索。他不迷信权威，遇到问题，通过实验予以解决。他在很多领域都有所成就，但他更看重对视觉世界的探索，他认为给艺术奠定科学的基础，能够使自己心爱的绘画艺术变得更加高贵。

我们知道之前一直存在一个艺术问题：怎样使画面既有精确的素描又有和谐的构图？达·芬奇似乎轻松解决了这个

问题。在他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中，他不但做到了非同寻常的真实感，还达到了一种轻松自然的平衡与和谐。画面毫无杂乱之感，12 个使徒似乎很自然地分成了 3 人一组的 4 组群像，由相互关联的姿势和动作组合在一起。变化中那么有秩序，秩序之中又那么有变化，人们至今不能把起始动作和呼应动作之间相互的和谐完全探究清楚。

只看到这幅画的构图之美和真实感，我们还没有触及作品的真正伟大之处。因为在超乎构图和素描之类的技法之外，我们更要赞美达·芬奇洞察人们行为和反应的敏锐眼力，和他把场面活灵活现地置于我们眼前的强大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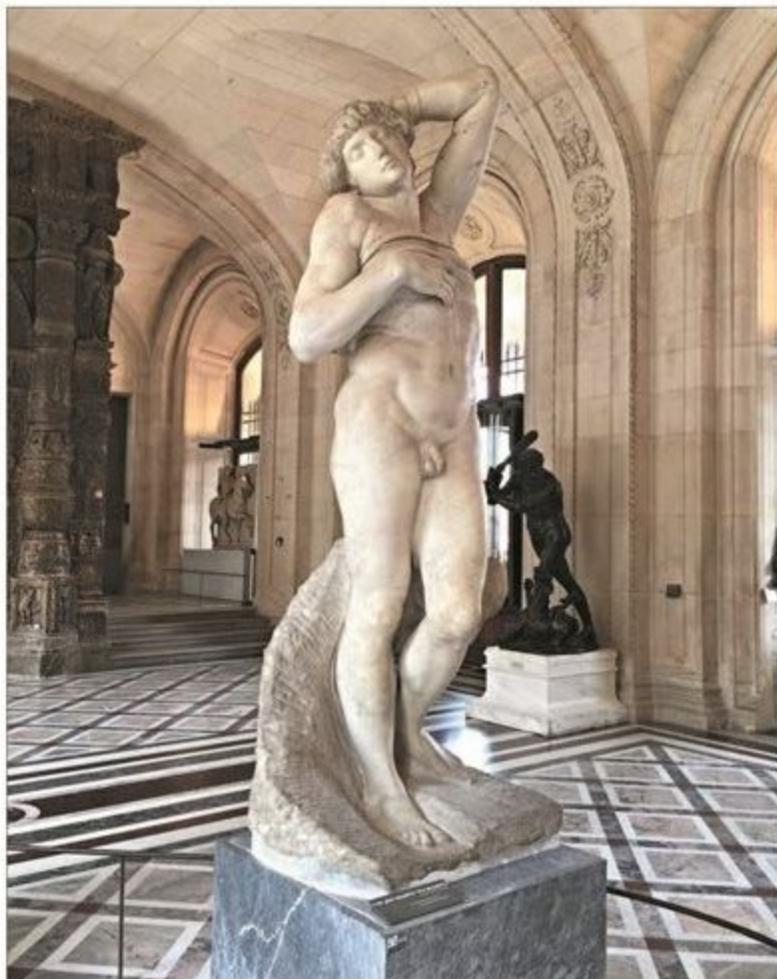
达·芬奇更有名的一幅画



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 1494 年~1498 年



蒙娜丽莎 达·芬奇 1504年左右



垂死的奴隶 米开朗琪罗 1513年



创世记 米开朗琪罗 1508年~1512年

是《蒙娜丽莎》。我们日常生活里常常见到这幅画，似乎已司空见惯了，但此时我们要抛开我们的传统印象，用全新的眼光去欣赏它。我们看到这幅画的第一感觉是：人物栩栩如生。但每次看她都有些不同，

她似乎在不断变化着，我们越认真看，越能发现她的微笑有些神秘。这正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所具有的神奇效果。此时，达·芬奇解决了艺术中一直以来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之前绘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像雕

刻而不像真人，我们描摹得越认真，看起来就越生硬，人物缺乏生命力。而达·芬奇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画家必须给观众留下猜想的余地，如果轮廓画得不那么明确，如果形状有些模糊，仿佛消失在



海中仙女伽拉特亚 拉斐尔 约1512年

阴影中，那么枯燥生硬的印象就能避免。这就是达·芬奇发明的著名画法——渐隐法。

第二位伟大的艺术家是米开朗琪罗。他一直专注于怎样表现美丽的人体，他通过解剖学研究人体结构，直到他认为已洞察了人体的所有奥秘。

他最著名的、最动人的画大概是《创世记》。看着这幅画，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创世意义的伟大。亚当躺在地上，他的躯体充满了活力，圣父由天使负载着乘风而来，亚当好像刚从沉睡中苏醒，凝视着创始者慈祥的面容。圣手的一触是画面的中心和焦点，它们将触

未触。注视着那双手，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一种创世的力量。这是艺术中最伟大的奇观。

米开朗琪罗也是一位伟大的雕刻家。他的一件著名作品是《垂死的奴隶》：生命正在消逝的时刻，也是终于得到解脱的一瞬，那种无力和顺从的姿势，却有着难以形容的美。他有一个艺术奥秘一直为人称道：不管他让人物的躯体在剧烈运动中怎样扭动旋转，轮廓总是保持着稳定、单纯和平静。究其原因，米开朗琪罗总是把他塑造的人物想象成隐藏在他所雕刻的大理石石块中，他给自己确立的任务不过是把

覆盖着人物的石块去掉，这样，石头的简单形状就总是能反映在雕像的轮廓线上，并把轮廓线约束在清晰的设计中，而不管人物形象怎样活动。

第三位艺术巨匠是拉斐尔。他所画的圣母像非常有名，看着他的圣母像，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纯粹、一种平静、一种和谐。他的圣母像不像前人作品中那样生硬，而是充溢着生命，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和谐美。他最伟大的作品看起来毫不费力气，在构图中没有丝毫勉强、矫饰的地方。事实上，它表面上的单纯，全都来源于深邃的思想、仔细的计划和伟大的艺术智慧。

我特别喜欢拉斐尔另一件伟大的作品《海中仙女伽拉特亚》。我们先观察这幅画的构图，伽拉特亚美丽的面孔位于画面中心，周围的人物彼此对称，环绕着她，他们似乎在仙女周围“旋转”，整幅画面有一种运动的美感。拉斐尔被认为实现了老一代人曾极力追求的目标：用完美而和谐的构图表现自由运动的人物形象。

我们能发现，拉斐尔的作品放弃对自然忠实的写照，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美，但在理想化的同时，丝毫不损画作的生动性和真实性。拉斐尔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此乃拉斐尔之墓，当其在世时，自然之母深恐被其征服；当其谢世后，又恐随之而亡。

（欲何依摘自广西美术出版社《艺术的故事》一书）



在德国，上大学的人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很多人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一家企业。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培训学校很多，员工进入企业以后，企业会先花一两年的时间对员工进行严格的培训。培训完，这些人就是非常合格的产业工人了，以后可成长为高级蓝领。德国产品的质量之高、工艺之完善，跟这种严格的职业教育密不可分。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他们的工资并不低。

其实过去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这种传统没有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八级工能养活八口之家，工资比工程师还要高。我跟格兰仕的老总俞尧昌聊过，他跟我说了一些让我感到很吃惊的事实。

格兰仕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在世界上称为行业冠军的企业之一。俞尧昌跟我讲，他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招不到人，招不到好的蓝领工人。由于现在大学扩招，孩子们都去读大学了，不愿意读职业学校。

1999年，我国的在校大学生才500多万，2015年则达到3700万。大学扩招以后，一些本来上不了大学的人也去上大学了。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这些大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大学的师资、教学资源跟不上扩招的步伐，造成整个教育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那些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招不到好的生源。

企业的薪酬体系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可能促使大家一门心思地要“学而优则仕”，仍然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干体力活儿、做手工制造还是比

较低级的。薪酬体系上也是这样，中专、技校毕业的，工资就比较低。

所以，我国的这种价值标准和薪酬体系，让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蓝领工人，哪怕是高级蓝领工人。

我们现在提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但这里头含有对“中国制造”自身的不耐烦、不自信，甚至是有一点儿不务正业的心态。

我们说起丰田，就是“丰田制造”，没听说过“丰田创造”，这并不妨碍丰田成为一个大公司。丰田的创造性融入

了这种制造过程中。真正高端的制造，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前面说的一个八级工的工资要比工程师的高，在日本就是这样。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来说，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应该多于接受通才教育的人数才更加合理。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化国家，没有工业化基础人才的推动，是很难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目前，制造企业招不到

合格的蓝领工人，同时又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说明了现有教育的偏差。

德国、瑞士、日本这些真正的工业化国家，注重的不是“学历教育”，而是本身的素质教育。比如在日本，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设有“动手教室”，学生可以学木工、设计、绘画、陶艺等。在日本人看来，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坚持在教育当中强调“做东西”。

（从容摘自中信出版社《无畏：冬吴相对论》一书，喻梁图）

## 企业招不到好工人

◎吴伯凡



## 金牙

化学老师讲了一件真事，说有一个老太太去镶了一颗金牙，从此天天头晕。一检查才发现，她还有一颗用合金补的蛀牙，两颗金属牙在一块儿组成了一个原电池，整天满嘴的电流，能不头晕吗？

## 礼物

问：女朋友生日送她什么礼物好呢？20块钱左右。

答：送她一个自由吧。

## 不感兴趣

不知道你们在接到那种推销楼盘的电话时是怎么拒绝对方的，反正我每次都是说：“不好意思，我对国内的楼盘不感兴趣。”

## 文学之路

“闺女，你让爸爸安安静静抽完这根烟，思考下文学道路该怎么走，行不行？”她说：“不行。”我说：“你让爸爸想想怎么赚钱给你买东西，行吗？”她说：“好。”

## 蠢话

婚礼司仪当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新娘的面说：“著名作家张爱玲说过，男人是船，女人是帆，家庭是港湾。”新娘忍无可忍，抢过话筒说：“张爱玲没说过这种蠢话！”

## 不建议

问：有哪些不建议取的英文名？

答：在东北的女孩儿千万



别起名叫 Emma。

## 平衡

闺蜜最近每次出门都背一个很大的包，我就问她：“天天背着包不累吗？”

她回道：“没办法，我得保持前后平衡。”

## 鬼子

三国时刘备称自己的政权为“汉”，但曹魏和东吴不承认这个政权，认为他不是汉朝的正统，只称其为“蜀”。所以在电视上看到刘备出兵时举的旗子上写着大大的“蜀”，无异于日本人在自己的旗子上写着“鬼子”。

## 暴露

“狼人杀游戏中有哪些令人猝不及防的暴露式发言？”

“我是一头村民。”

## 车呢

瓢泼大雨。想叫滴滴打车，却叫成了滴滴代驾。

来人跟我对视 30 秒——我：“你的车呢？”

他：“你的车呢？”

## 眼罩

每次戴上眼罩后，男朋友都会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尹志平。”气死我了。

## 哪个国家

遇到很久不见的同学，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等地铁。对方试图开启话题：“国庆去哪个国家玩了啊？”我蒙了一秒钟之后愤怒地回答：“楚国！”

## 打破平静

连我爹都问我鹿晗是谁了，这太过分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扰这样一个连范冰冰和赵薇都分不清，并且时至今日依然用“小燕子”来称呼赵薇的老年人的平静生活！

## 道法

刚刚有个家长很气愤，跟我说：“现在的小学生都上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课！我儿子的课程表上居然还有道法，这玩意儿怎么学？小小年纪上道法，还佛法呢！”

旁边一个家长悄悄提醒他：“那门课是道德与法治，缩写……”

## 结局

我至今都忘不了很多年前在西安看《丁丁历险记》的经历：电影快结束时，突然停电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进来，大声向我们口述了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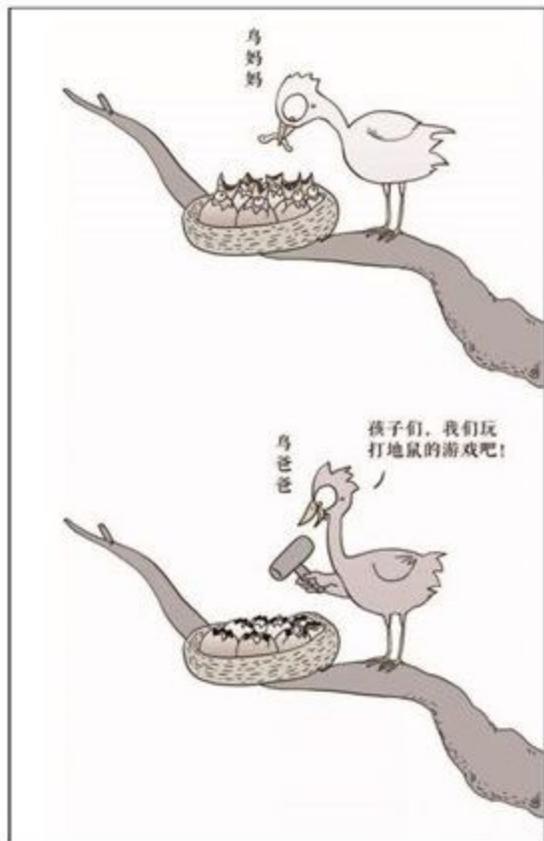
（井原等摘）



### 熊猫的证件照



### 鸟妈妈和鸟爸爸



### 身材变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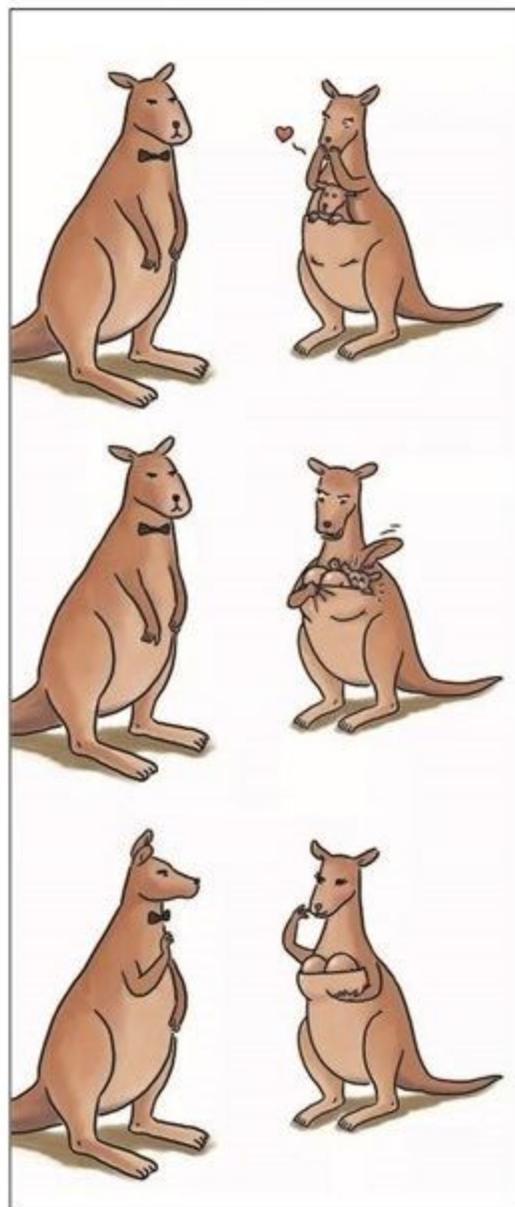
## 漫画

●@草木虫脑洞

### 吃素还是吃荤



### 遇到男神



### 假装猫头鹰





## 世界在变轻

●柯德莉

“轻”的潮流，已经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技术、经济、生活、文化、伦理……通过各个侧面，展现着世界之轻。

### 轻物欲

泡沫破裂，日本迈入低欲望社会（大前研一语）。对经济的失望与无望，使人们的物欲减退，无论物价如何降低，都无法刺激消费。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物质”——冲动消费、过度消费的商品不算真正的物质。

美国作家茱迪·黎凡做了一年生活实验，除生活必需品以外什么都不买。日本作家金田由纪子在《不持有的生活》中，提倡人们拥有适度、恰到好处的物品。而日剧《我的家里空无一物》将这种不持有的态度发挥到极致：多余物品一律抛弃，连床都不留。不持有主义者相信，拥有的越多，生活便越烦琐，“留白”才能让

生活更为轻松。而被物质包围的世界，就像泡沫般容易破裂。

### 轻成功

成功学已经不再时兴，年轻人反而习惯用“丧”来消解宏大理想和生活压力。“葛优躺”已是国民姿势，彩虹合唱团备受追捧，马男波杰克的金句仿若精神食粮。“没有上进心”的背后，是自我防卫和自我安慰。

年轻人择业时更注重兴趣爱好与个人价值的实现。飞特族（freeter，即自由职业者）因自媒体热走入公众视野，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目前，南京等地已将自由职业者纳入公积金缴存政策范围。

### 轻漂泊

“轻”的力量不仅表现在道德伦理方面，它更表现为空间上的流动和灵活。

乡土社会里，人是被拴在

土地上的。如今人们不再固守乡土，务工人员漂泊四方。各式交通工具与网络让地球越变越小，城市化的差异让漂泊变得平常。北漂话题成为老生常谈，全球漂也已不再新鲜：家乡在成都，上学在美国，工作在北京，房子在香港……或者其工作本就是环球酒店试睡员。如吉勒·利波维茨基在《轻文明》中所说，一种游牧式、变动式的个人主义成为超现代性的主流。

### 轻经济

这个时代诞生了“小人国工程学”，创新已达到纳米级别。人们在创造质量更轻、体积更小、用料更省的产品，“去物质化”的风潮席卷全世界。理念、虚拟数字和符号也可以成为商品，比如游戏《王者荣耀》中的货币。互联网企业、新兴金融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无现金社会在前两年已初





现端倪：支付宝进攻各大城市的菜市场与超市，中老年人也开始融入无现金社会。财经作家吴晓波说，随着房地产热潮减退，近几年的财富增长点更多集中在新实业、新消费、互联网与新金融领域，经济重新回归至“轻”。

### 轻文化

后现代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是无聊和空虚。我们生活在由大众媒体主导的“轻文化”之中。享乐主义、娱乐至上的观念渗入各个传媒领域：从商品广告、电视节目、娱乐活动到社会新闻，无一不是流量至上，追逐趣味性、娱乐性，沉重的话题则被稀释。

将失落的自我价值投入娱乐或消费，终究归于空虚。不过新的潮流出现了——人们偏好以“轻”的形式来重新诠释沉重的议题。

### 轻社交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人关系是从多方面、经常性的接触中所产生的亲密感觉。乡土之中，人们的交情被土地捆绑在一起，就像大地一样沉重。

而随着人群流动性倍增，社会空间变得越来越大，人们住进独栋的公寓大楼，脱离了长期的邻里生活，现代化的科技运作让陌生人进入社交圈，交情变得越来越轻。有人评论微信新功能：“为什么朋

友圈设置3天可见？因为我和你只有3天交情。”但在中国的语境中，“熟人”仍有巨大的魔力——圈子与人脉，仍是社交关键词。

### 轻求识

电子设备越来越轻，随之变轻的还有文字的“重量”和阅读习惯。相比长篇阅读，浅阅读更符合互联网特性。

求知过程也变得轻飘飘。人们不必一头栽进厚重的学术著作之中，只要打开知乎问答、百度知道，动几下指头就可得到答案。各领域达人贩卖干货，将知识浓缩，“10天学会xxx”，“这10点让你看懂xxx”。不过这样得来的知识也是轻飘飘的——只能看到高度概括的答案，却没法看到冰山底下的图景。

### 轻婚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文艺群体中引起轰动，它给习惯于宏大叙事的中国读者带来了“轻”理念，并引发“下半身写作”风潮。到如今，人们早已不忌讳谈论性事，而两性关系，也早已不以结婚为目的。

家庭的结构出现了松动，重要标志是夫妻关系由“忠诚”转为“尊重”（曹东勃语）。人们更注重个体存在而非集体目标，分分合合更为多见。民政部的公报显示，2016年依法离婚的夫妻共有384.1万对，离婚率为2.8‰；而2002年这个数字为0.9‰。丁克一族和不婚主义者也悄然兴

盛。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综艺节目中表示，婚姻终将消亡，随着人类寿命延长、男女平等、性目的改变等原因，高成本的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选项。

### 轻身体

现代人把脂肪当作负担、毒瘤，以及懒惰的象征，认为有自制力的人都应该轻盈。进入身体的食物，更要轻：蔬菜要有机，调味料要无添加，主食是不必要的，一碟沙拉足以满足生存需求。“轻断食”不再是印度僧侣和瑜伽行者的专利，作为一种颇受推崇的瘦身疗法，它不仅能让身体轻盈，更能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传统健身房中塑造肌肉的重型器械，逐步将抢眼位置让与“轻”型有氧运动，如跑步机、瑜伽场等。

### 轻死亡

2016年，超过100万人观看了一个英国人安乐死的全过程——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抉择》。西蒙因患有运动神经元病，选择在自己生日当天去瑞士施行安乐死。目前，荷兰、比利时、瑞士的个别城市和美国的一些州已通过安乐死法案。2017年3月，作家琼瑶公开支持“尊严死”，不少网友表示赞同。死亡，在许多文化中是件极为沉重的事，而安乐死的推动者认为，人们有权利更舒适地结束生命。

（司志政摘自《新周刊》2017年9月下，小黑孩图）



# 后院

◎王安忆

无论你走到哪一座城市，你只要来到后院，便会发现，所有的风景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内心，这种相似令我们怦然心动。所有的陌生与新奇退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知己知彼的亲近。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所理解的，几乎是贴肤贴肉的，无须翻译和解释，是一猜就能猜到的。这是所有风景中最为性感的一种，它是裸着的。当我们对一座城市感到畏惧与胆怯的时候，那么就到后院去，那里有我们所熟识的、有情有义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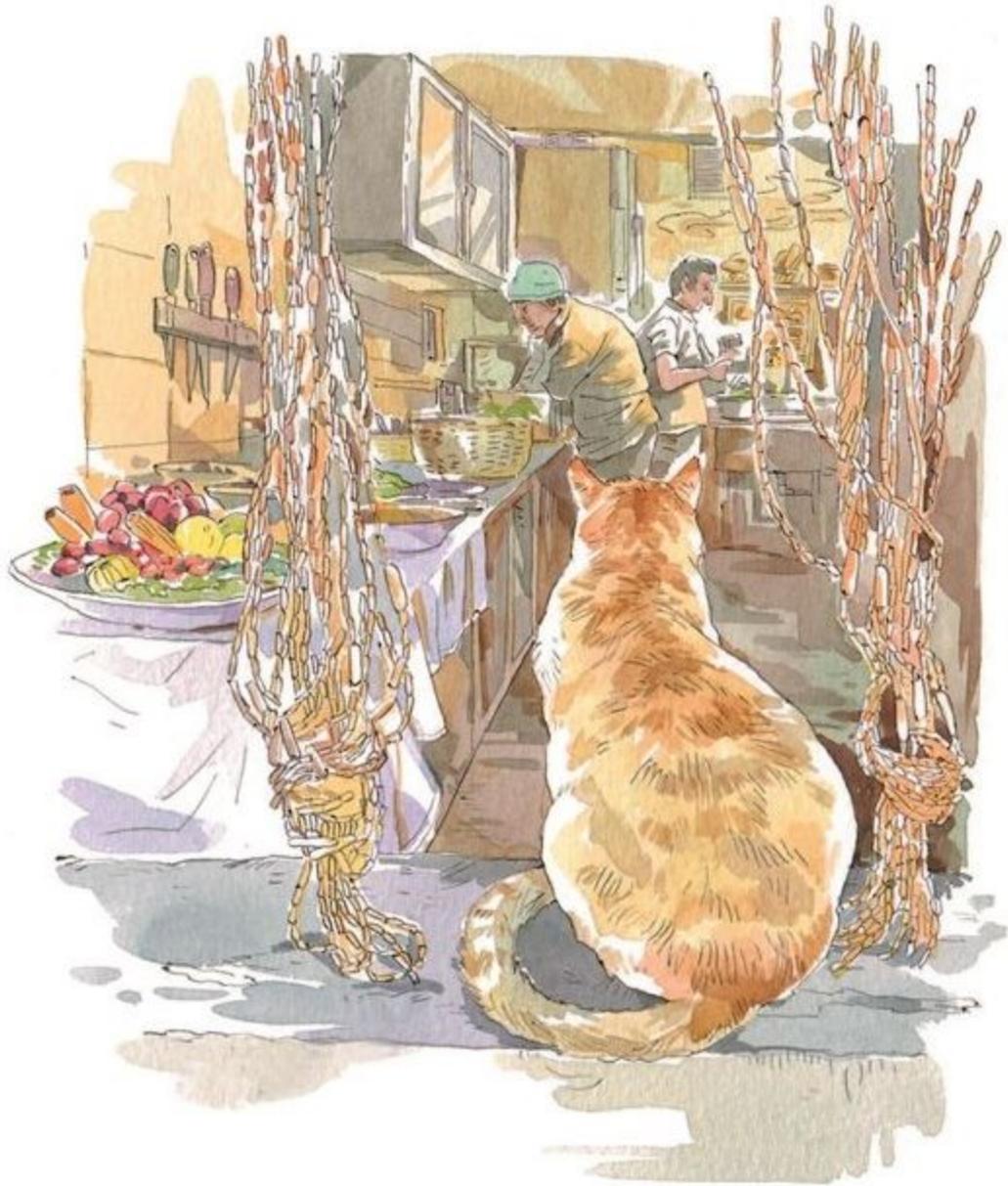
有一次，在德国旅行。一个月之后，身心都已经疲乏，好奇心退去后是深深的隔膜，我好像是从一帧帧明信片前踱过，教堂、音乐厅、森林、莱茵河，它们美不胜收，却与我两不相干。我想，旅行其实是深深的寂寞，只是新鲜掩盖了这些。这一日我来到海德堡的一所公寓，从厕所里看见了公寓的后院，我看见后院和后院连成一排，连绵的屋顶上有电视天线，还有老虎天窗。我甚至觉得鸽哨马上就会响起，有一群鸽子要从邻居的鸽房里腾空而起。这是最日常的情景，这是我们平时生活中日日夜夜都有的情景，这是钻心钻肺的情景，真教人又苦又甜。再继续我的旅行，那些风景之中便有了一点肺腑之言，有了一点两心相知，许多不懂的我都懂了。

又有一次，我来到河道纵

横的阿姆斯特丹，一个人躺在旅馆房间里，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旅行总是孤寂无靠的，有举目无亲之感。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就像遇到一个陌生人，无从攀谈。你越是想急切地融入这地方，与它打成一片，却越是进入不得，仿佛受到无形的排斥。阿姆斯特丹的水网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你好像走入了一个迷宫，水网还带有古老的气息，把你带到遥远的运河时代，古风淳淳，阴森之感便油然而起。当晨曦透进窗户，我起床拉开窗幔，后窗

外面是一个小院。一个男人正从木梯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件什么工具，要去干一件早晨的家务活儿。这情景似曾相识，这样的早晨和所有的早晨并无二致，渗进我们的身心。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许多陌生的异地，它也是我们孤身旅行时的后方。

柏林的后院也有着亲切的面目。前边是著名的库登大街，灯火彻夜通明，当足球赛结束，喇叭声和欢呼声会阵阵传来，真是奇光异色。灯光与市声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就像一片海市蜃楼。而后院里的嘈杂却是真切到你心里去的。楼下是一个咖啡馆，厨房里的气味的从后院飘进我的房间，还有





厨娘和男招待的说话声。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情骂俏。打情骂俏是国际性的语言，走到哪里都一样。它将柏林的浮华像面纱一样揭去，裸露出它家常的表情。这是我们最诚恳的表情之一，含着朝起暮归的希望。这也是联系着我们的心的东西，是心里那一点沉底的东西，我们走到哪就带到哪。

在旧金山我曾经在露台上看见邻人的露台。露台也是具

有后院性质的地方，也是生活的里层。正是傍晚，太阳在西边落下，露台上坐着一些青年。当青年们站在街头或者地铁站，他们无一例外都带有莫测的神情，而在露台上，他们都变得好懂了。这里露台连着露台，翻过一排屋脊，就又是露台连着露台。这里有受挫的生活，抱着轻轻的伤痛。香港那地方是寸土寸金，后院已被楼房吞没，后窗挤着后窗。夜半醒来，邻人家的排风扇还

在呼呼地运转。这是一个静谧的时刻，这静谧不是万籁俱寂的静谧，而是有声的静谧，是从嘈杂、纷繁中辟出的一种静寂之声，也带有一些蚀骨的伤痛。

这些后院使你明白，无论这世界多么大，多么面目各异，可内心却只有一个。这是旅行中最见真情的一刻。

（齐 亚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安忆散文》一书，李旻图）

## 疯子导演

●雷 鸣

沃纳·赫尔佐格是享誉世界的新德国电影大师之一，与法斯宾德、文德斯、施隆多夫等人齐名，被称为“新德国电影四杰”。

1974年，天寒地冻的冬天，赫尔佐格得知电影界前辈洛特·艾斯纳在巴黎病危。放下电话，他立即抓起一件夹克、一个指南针、一个帆布袋、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一个记录旅程的笔记本，从家乡慕尼黑徒步前往巴黎。

“我踏上了通往巴黎的路，我坚信如果我靠双脚走去，她就能活下来。除此之外，我也需要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这不是什么自我放逐之旅，也不是出于挑战自然和人力的狂妄，而是为了一个人。”他相信，只要自己从慕尼黑徒步走到巴黎探望艾斯纳，对方就会痊愈。从慕尼黑到巴黎，乘坐高铁需要整整6



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沃纳·赫尔佐格(左)与演员打闹玩笑

小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走了多少个日夜。这个人对于赫尔佐格而言是如此重要，让他觉得自己必须向命运提出恳求。后来，赫尔佐格真的走到了，艾斯纳也真的痊愈了。

赫尔佐格曾打过一个著名的赌。

为了激励一个年轻人拍电影，他打赌说，如果对方能拍出一部电影，他就吃掉自己的鞋子。结果那个年轻人拍出了纪录片《天堂之门》。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拍出《细细的蓝线》的埃罗尔·莫里斯。

大师没有食言，愿赌服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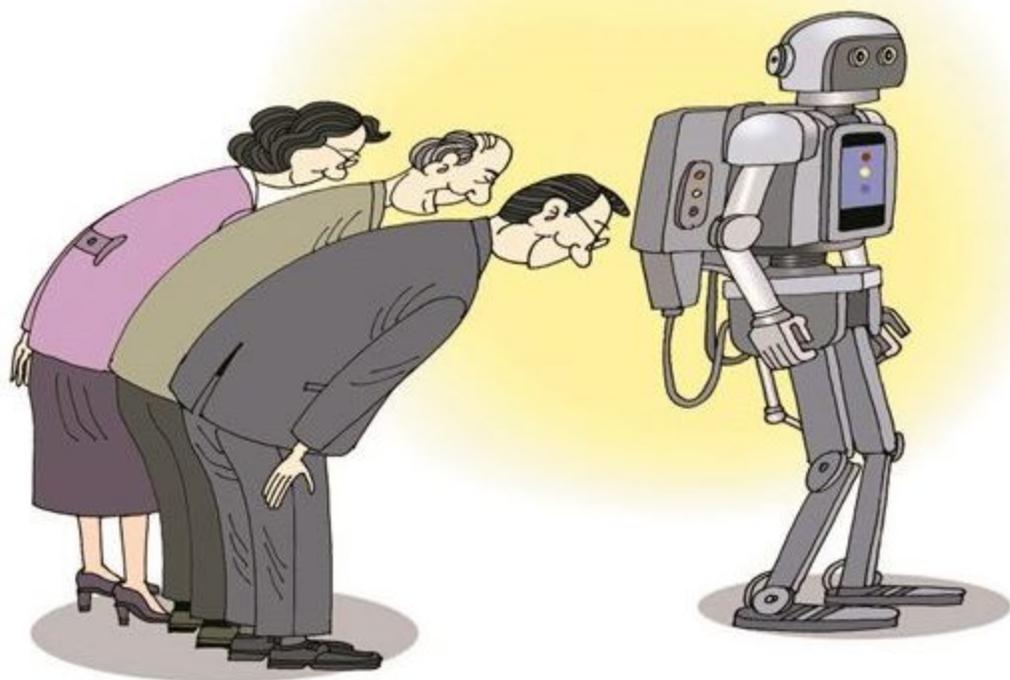
当时，赫尔佐格居然真的

在纽约UA影院的首映式上当着上千名观众吃掉了自己的一只煮了5个小时的皮鞋。这一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赫尔佐格吃他的鞋》。

对此，赫尔佐格说：“吃鞋是一件蠢事，但人生有的时候就要干些蠢事。一个成年人在他的一生中，本来就应该吃一回自己的鞋子，或者干点其他类似的事。这话说给所有那些想要拍电影却不敢上手的人，别为资金、剧本烦恼太多，电影是运动，不是美学，动手拍就是了。”

如果说当今在世的导演中还存在一个疯子的话，只能是他。





## 日本人的“道德”面具

●关 军

作家阎连科带着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班的作家们，刚刚完成半个月的日本游学。我请教阎先生对日本人的总体印象，他提到了“太强的仪式感”。他的评价本身不含褒贬，但存有怀疑：日本的文明是不是过于形式化？是不是超出了必需？

客人已经背身离去，日本人有教养的做法是对着背影也要鞠躬。在日本，不礼貌是不可原谅的，给别人添麻烦是可耻的，不守规矩是被鄙夷的，哪怕一个幼童，也要时时生活在“礼”的复杂规训中。使用筷子，是用餐礼仪之一，禁忌就不止十条，比如不能搁置在碗盘上，不能舔筷子，不能插入食物（即使它圆且滑），不

能连续夹菜……人处于现代生活中，想要享受它赋予的便捷舒适，就要忍受它对你的规训，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种忍受最好是适度的，刚好能维持社会的运转。在日本，我总觉得“礼”大大超出了它实际的意义，而且形式严重地大于内容。同样的道理，顾及他人的感受，这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道德准则，但发展得过了头，这种顾及就变得完全程式化了。请问，谁来顾及那个处处唯唯诺诺的自我的自我感受？

旅居日本十多年的王东留意到一个现象：日本人选择跃轨自杀的比例非常高（东京地区平均每天超过一例），而且很多自杀者会选在交通枢纽、

高峰时段。当人们选择结束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绝不给他人“添麻烦”的一生，却以这种制造麻烦的方式最后报复一下，真是让人感慨。

我第一次夜间去居酒屋，是在东京六本木附近。踩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上去时，我恍然觉得到了北京的簋街——呛人的烟味儿，放肆的说笑声，酒瓶蹾到桌子上的响声。没想到的是，阁楼上是完全封闭的空间，而且，里面基本都是穿着职业装的日本人。

女孩子们端起大只的酒杯，男人们则扯开领带，解开领口和袖口的纽扣，那个“去他的礼仪”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在想，这里的某个人，稍后会在寂静的街头醉卧或狂啸吗？

日本人很喜欢一个人去K歌。几年前，我在东京更是看到一种很像公共电话亭的单人K歌房，一个紧挨一个，空间透明而局促，但隔音很好。于是就呈现出一个个声音被消掉、扯着嗓子、扭曲着脸、歇斯底里的人唱歌的诡异画面，那可不是正常享受歌唱的神情。后来听说，这种“ONE卡拉OK”非常受欢迎。好吧，但愿更多的人以这种方式得以排解压抑。

我这算多愁善感吗？我总是想，一种文明形态，如果在高度繁盛、高度规范的表象下，却以极大地压抑本性为代价，人的痛苦是不是远甚于蒙昧而野蛮的时代？

我的作家朋友柴春芽移居日本已有一段时间了，他的一



我有一位女性友人，她是个日本人，曾到德国念音乐大学。

她到了学校以后，随即住进宿舍。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谁也不认识，德语也不太行，所以想和隔壁的德国女性建立友谊。她说：“我一个人在德国蛮寂寞的，想和你成为好朋友……”对方却说：“能不能成为好朋友，我现在还没办法回答你，尤其是我从来没有和东方人打过交道。我想，大概半年后就可以知道结果吧。”

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对于正处在孤寂状态的友人来说，这么硬邦邦的回答和心中设想的情形相去太远。

心灵颇受打击的她注意到了住在对面的意大利女人。有了前车之鉴，这次她在开口时便有点战战兢兢。想不到对方的回答竟然是：“好呀！我没



## 德国人 和 意大利人

◎ [日] 妹尾河童

◎ 姜淑玲 译

有日本朋友，你可是第一个哦。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如果你有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对了，这个星期

六，我教你做千层面吧？”

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正面答复啊！从那天起，友人变得神采奕奕，算是到德国后头一次有雀跃不已的心情。她满心期待四天后的星期六傍晚。

到了星期六约定的时间，友人准时去敲意大利女人的门，却没有得到回应。明明已经和她有约了，结果对方却当天整晚都没回住处。友人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在对方门上留了张字条询问。

隔天，那个意大利女人才看到留在门上的字条，跑来道歉：“哦，真是对不起！男朋友约我出去，我一时高兴过头，就把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刘 振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窥视欧洲》一书，123RF 供图）

双儿女在日本的小学 and 幼儿园接受教育。我问他，日本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尊重天性还是遵守规则？他说当然是后者，孩子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各种行为规范，事无巨细。

对日本人的处境每多一分了解，我就对自己的判断多一分确信——日本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儒教国家。

大和民族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从西方世界学科学，学民主，学现代管理，有样学样，直到有一天看起来做得比师父还像样。但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之一，是更多地顺应人的天性，这在其基础教育环节体现得非常充分。自爱和

自我满足不受压抑的人，才更可能产生发自内心的博爱。而在日本，“礼”依然是负担，是外在规训，人们从小就要接受充满仪式感的表演训练。

柴春芽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借助久居日本的那些外国人的眼睛打量日本。西方人大卫对他说：“这是一个幽暗且幽暗的国家，有许多幽暗的角落。人们生活在谎言中。整个日本，富丽堂皇，像迪士尼一样，但在华美的帘幕背后，是怎样运作的呢？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大卫说的谎言，我想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谎言，而是全民

族的人格分裂，是一种“表演礼仪”的集体无意识。我不会去评判一种文明的好坏，只是想让自己看到文明的更多面相，以及它的宿命——从文化基因而言，日本还没有完成“脱亚入欧”，也不大可能完成。

我们常评价说，日本已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但也许，道德教化上是个例外。它像一个孤绝的文明发展的范例——过分的道德近于非道德。对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有点奢侈的话题了。

（林冬冬摘自腾讯《大家》栏目，黎 青图）





## 爸妈没钱

●艾小羊

### 1

这几年，特别流行念叨原生家庭的影响，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成年后内心的黑洞与父母之间的关联。

前段时间我联系上了一个发小。我对她的近况并不了解。从谈话中感觉她很焦虑，尤其是对钱。她经常跟我说，她有房贷；孩子还小；水果又涨价了；两年没去商场买衣服，最多去给孩子买双鞋，300多块钱呢。

起初我以为她收入很低，后来无意中了解到她的家庭收入，绝对已经达到大城市中产阶级水平。

她说：“我也总在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爱钱。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穷怕了，现在赚钱再多，也不敢乱花。”

她小时候经常听到父母为钱吵架，所以现在结婚以后，从不让爱人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两人经济AA制。尽管有时候不免显得冷漠，但她觉得真实的冷漠比虚伪的温情强。

“你觉得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我问。

“当然。”她回答得很快，然后疑惑地问：“我记得那时候你家也很穷啊？”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 2

那时候，我们都住在甘肃金昌，父母是大型工矿企业的职工，虽比农村家庭经济情况好一点，但也是家家户户都穷。几乎每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我家因为父母都是丧偶再婚的重组家庭，孩子更多。

在发小的不断启发下，我的记忆一点点复苏。我发现，我父母跟她父母最大的不同是，她父母一言不合就哭穷，家里大小事情，只要有不如意、不顺心，就归结为没钱。而印象中，我父母从没在我们面前说过“穷”字。

我妈手巧，带动我大姐，用巧手装点了家里的每一处。手工刺绣的门帘、枕套、电视机罩，勾花的茶杯垫、头巾、外套。还有我们穿的毛衣，是母亲用从旧毛衣上拆下来的线织成的，拼出很好看的图案。前两年看到米兰时装周秀场一件繁复的复古款毛衣，我心里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穿过的那种吗。

物质匮乏并没有妨碍我们一天天长成虚荣的小孩。至今记得童年最闪亮的日子，是有一年儿童节，我跟姐姐穿着小皮凉鞋走在路上。小孩脚长得快，没人舍得给孩子买皮凉鞋。我妈不知道使了什么招数，竟然用爸爸要扔的一双黑皮鞋，加上我们穿破的布鞋的底，制作了两双一片式的牛皮凉鞋。两个小孩一路上迎着叔叔阿姨的赞美与同龄小朋友的羡慕，那是一种富足的感觉。

虚荣是个好东西，当虚荣被满足时，人的自信，以及向善向美的意念，都有了扎根的土壤。

虚荣同时又是一头猛兽，它的胃口是被饿大的。年少时克制欲望的人，成年后内心深处往往有着膨胀的巨大虚荣心。

### 3

二姐是我们学校最时髦的女生，我以穿她的二手衣为荣。她初中开始发育以后，我妈给她做衣服，会刻意把腰收得细细的，选粉色或



紫色的布料，夏天的衣服还会在领口做一个蝴蝶结。

二姐还经常把同学的漂亮衣服借回家，我妈当晚就比画着那件衣服，用报纸剪样，大身、领口、袖子，一点点比，一点点剪。第二天早晨，姐姐还衣服。我妈下班顺路就去市场上找合适的布料，经常买回布头，有破损或污渍，很便宜。但成衣以后，破损和污渍都看不到了。最多3天，姐姐就穿着新衣服去上学了，我也美滋滋地穿上她淘汰下来的某件衣服，袖口有蕾丝花边，领口有蝴蝶结。

我总觉得，一辈子没穿过裙子的母亲、喜欢黑白灰的母亲，心里其实住着一个公主。她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满足我与姐姐青春期旺盛的审美需求与虚荣心上。她给我们的审美教育是，美是不需要花费太多钱的，但一定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与巧思。

成年后，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我很少购买奢侈品，也并不觉得背一只名牌包，自己就变得更美、更自信。我心里没有那个“因为有钱，所以美丽”的黑洞。

我父亲的拿手好戏是用最便宜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食物。印象最深的是一道名为“酥白肉”的菜，好吃到无法形容。父亲得意扬扬，一直不告诉我们是用什么做的。成年后我才知道，它的原材料是猪油膘，对，就是市场上卖得最便宜的“板儿油”。

有一次，工厂福利社进了一批海鱼。因为运输路途长，鱼不新鲜了，卖得非常便宜。大多数人不敢买，也不知道怎么吃。我爸大手一挥，买了500斤，把家里所有的大盆小罐都拿去腌鱼了。鱼晒干以后，收进储藏室。此后的一年，我家每个星期可以吃一次鱼，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

一个同学来我家做客，对腌鱼赞不绝口，从此认定我家很有钱。上大学以后，有次说起我们小时候都很穷，她说，你家不是啊，经常有鱼有肉的。

鱼是臭鱼，肉是板儿油，但我爸有一双妙手。

妈妈会做衣服，爱臭美；爸爸会做饭，是个吃货。成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对于一个家境

贫穷的孩子是多么幸运。

#### 4

王安忆说自己的母亲茹志鹃，是上战场扛枪也要在枪筒里插一束野花的人。这就是贫穷时期的审美：不是建立在有钱与奢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心与情趣的基础上。

因为有钱，见过很多好东西，水到渠成地明白要善待自己，这个境界不难达到。而真正难的是无论贫富，都不穷生活，从不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无知与粗糙，全部归结为“没钱”——这两个字背的锅，已经太多了。

回到原生家庭的话题。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倾向于每个家庭都有补丁，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带着原生家庭的阴影长大成人。

在原生家庭的各种问题中，父母情感失和与不懂生活，是最大的两块伤疤。同时，不懂生活的人，更容易情感失和。

#### 5

香港传奇人物宝咏琴坐拥10亿资产，钱对她而言完全不是问题。但除了赚钱、购物，她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既可爱又可做。离婚后，她寄希望于新任男友，爱得轰轰烈烈，同时狗血飞溅。她会做生意，却不会生活，49岁时，在病痛与寂寞中香消玉殒。

宝咏琴的故事，值得所有觉得自己“过得不好，就是因为没钱”的人，一次次借鉴。

教育的本质，是教会一个人生活。无论将来你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结婚或者不结婚，最终的落脚点都是生活，这是任何人没办法为你负责，也没办法替你完成的，甚至连钱都帮不了你。

一个人，年轻时要与他人相爱，中年时与生活相爱，晚年与智慧相爱。这些，不需要很多的钱，但需要有很多的精力、耐力，以及好奇心。需要你对生活上瘾，不偷懒，不逃避，精心准备一饭一蔬。

当你做到这些，就不必担心会给孩子一个促狭的原生家庭，无论你是否能赚到很多的钱。

（丁丁摘自微信公众号“清唱”，沈璐图）

PKCC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 虽然，妾待子

● 张佳玮

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从来可怜。当阳长坂，刘备兵败，赵云于乱军中怀抱刘阿斗归来，成为千古传奇。但抛妻弃子、夺路南逃的刘备，却甚少受指责。到后来陈寿写《三国志》时，赞美刘备有高祖之风，说赵云仿佛夏侯婴，这却有些皮里阳秋：400年前，遭遇类似处境时，刘备的祖宗刘邦，那也是慌不择路，把孩子往车下扔，得亏驾车的太仆夏侯婴三番五次把孩子又抱回来放车上。事情听来惨无人道，然而在刘邦的故事里，并不成为其污点，因为在古代，妇人孩子，都是男人的附庸。“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还是句笼络人心的话呢。

所以偶尔有个把多情种子，写几句好话，大家也就都会认同其情深。苏轼的确对王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但不妨碍他续弦，并跟他家那位名妾朝云秀恩爱。元稹的确“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他老人家的情史也是一笔糊涂账。

甚或《浮生六记》中，本来作者沈复不过是个苏州士人，相比于同时代文人，确有些趣味，能动手，颇有才气，精力也旺，但都抵不上他的心气高。所以他的文章，内容与题材胜过文笔。他常念叨自己是林和靖之类，但骨子里其实很好热闹，是红尘中人，有一颗苏州小市民的活泼的心。作为古代名人里的模范丈夫代表，他在文章中堂而皇之地大写去广东嫖妓，还自命风流，洋溢着“兄弟我就是有魅力”“像在下这样对妻子好的，那实在不多了”之类的炫耀。

所以《木兰辞》千古有名。许多人在意的是木兰的孝心与战绩，然而最妙的，却是其中的女性色彩。木兰出战时，算她16岁。大战12年归来，也近三旬了。搁现在，那自然会被居委会大妈说成剩女，要逼着相亲了。在古代，更算是大龄女子了。可是她回来之后，对镜理云鬓，贴花黄，穿戴完了，出门见伙伴，伙伴都吓一跳：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还来得及开个玩笑——扑朔迷离啊，双兔

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人生半辈子在疆场，归来还着旧衣，还饰红妆，还能谈笑自若。在最慷慨壮烈的时候，还能先用兔子打比方，举重若轻地开个玩笑——这份派头，比她的孝心和战绩更加动人。

归有光有名文《项脊轩志》，结尾有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然而归有光看似情深，纳妾续弦那也是毫不含糊。

归有光之前两千年，晋国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到狄，娶了季隗。到他要走时，对季隗说：“等我25年，不回来，你就嫁了吧。”季隗笑道：“等你25年，我坟头的柏树都大啦！——虽然如此，我等你。”

这故事有一个尚算甜美的结局。8年后重耳归国，开始他春秋霸主的不朽伟业，与此同





# 司马光的团队

● 陈尚君

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完成巨作《资治通鉴》。南宋后的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更发挥了其向民众普及的作用。

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司马光挑了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位，他们学问好，史有专攻，乐于协作，政见也接近，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

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给司马光打下手，当然是出于对司马光道德人品、学问识断的敬仰和信

任。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更得益于司马光规划得当，掌控有方。

今存司马光《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就是具体指导范祖禹如何编纂唐史长编，把当时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与史实有关的记载，分年、月、日加以编排，使无遗漏。还有许多对细节的交代，比如一年几次改元，以何年号为准；但凡仅属文辞优雅的文章，书写自己心情的诗歌，或“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则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间“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诫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仍请保留。细节交代如此清楚，保证了团队工作的有序进行。

浩瀚大书，又遵循上述步骤操作，工作量是巨大

的，据说留在洛阳的修书残稿就装满了两间屋子。更可贵的是，司马光始终坚持亲自定稿。他身边常常仅有一老仆听候差遣，夜里他让老仆先睡，自己看书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点灯著述。夜夜如此。为防读书时睡着，他用一截圆形木头做枕头，称为警枕，若困倦睡下，枕头滚动，人即惊醒。宋元时不少人见过司马光修书的草稿，无一作草字，一丝不苟。

今人作科研，喜讲团队合作。以《资治通鉴》为例，倘无三位助手的倾力合作，没有团队核心司马光的亲自定稿、全力投入，这部伟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难想象的。

（山多尔摘自《文汇报读书周报》2017年9月11日，辛刚图）

时，接回了季隗。虽然如此，这故事最细腻处，却是季隗的态度。

面对重耳这种自私的要求——“等我25年”——季隗还笑得出来。那第一句话极为悲哀，“25年，我坟头的柏树都大了”，这一句足以压倒归有光；但更棒的是后一句：“虽然如此，我等你（虽然，妾待子）。”那是已经看穿

了男人的自私，看明白了承诺的不可靠与命运的残忍，于是先哀婉地嘲讽，戳穿了这句话，但还是温柔又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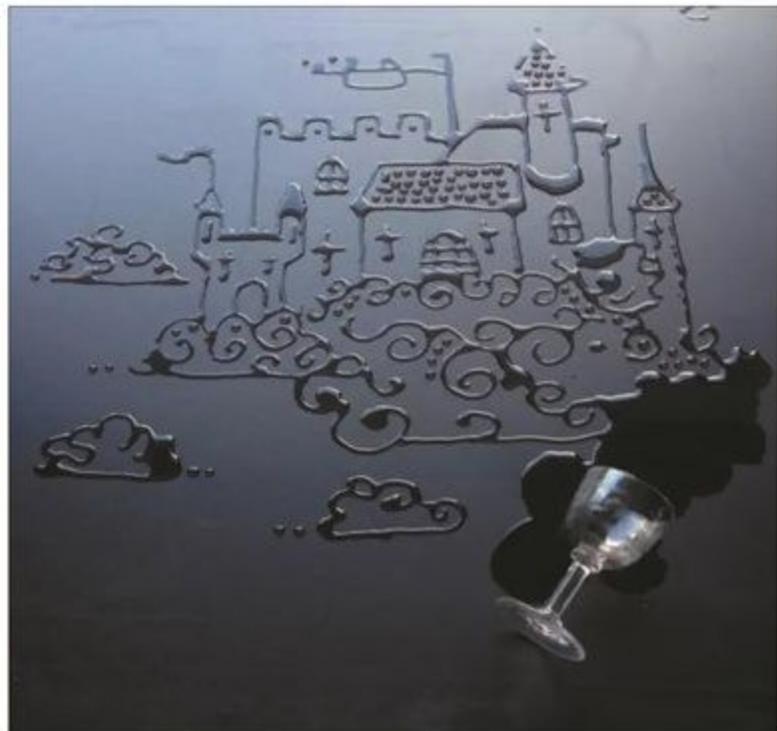
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女子面对残忍命运时，最不卑不亢的一句话了。

（恶鸟摘自《看天下》2017年第25期，杜凤宝图）



# 滴水作画

◎ [英] Aravis Dolmenna 图 ◎小 南文



杯中还有喝剩的一点点水、咖啡、牛奶、红酒、果汁，是一饮而尽还是搞点花样？英国艺术家 Aravis Dolmenna 选择了后者，她用生活中最普通常见的液体作画。无论什么成分，她都能勾勒出简单而形象的图案，充满童趣。

Aravis Dolmenna 说，作画的工具越少，就越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我尤其喜欢这些媒介的短暂性，画出的形象几分钟后就会消失。我会马上拍照，然后擦干净。这就是玩儿，娱乐自己，也娱乐他人。”



（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都周刊”）





# 卡辛斯基的警告

◎阮一峰

1978年5月25日，美国西北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巴克利·克利斯收到邮政局退回的一个包裹。他请保安打开包裹，里面是一颗炸弹，当即爆炸。保安身受重伤。

此后18年，类似案件一再发生。凶手一共寄出16枚邮件炸弹，炸死3人，炸伤23人。袭击对象主要是大学的理工科教授，所以凶手被称为“大学炸弹客”。联邦调查局想尽办法查找凶手。十几年的调查，动用了500名特工，误抓了200多名嫌疑犯，接了2万多通检举电话，花费500万美元，仍一无所获。此案成为FBI史上花费最昂贵的调查案件之一。

1995年，凶手又一次作案，这次寄出了4样东西——两个邮件炸弹，炸死了加州林业协会的总裁吉卜特·莫里，炸断了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大卫·加勒特的几根手指；一封警告信，警告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理查德·罗伯茨、菲利普·夏普，要求他们立刻停止基因研究；一篇长达3.5万字的文章，并承诺如果美国主流媒体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他就将永久停止炸弹袭击。FBI和美国司法部最终同意。1995年9月19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读者惊讶地发现，这是一

篇充满思辨的哲学论文，作者明显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论文称，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技术使人类丧失自由，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毁灭，因此人们应该摧毁现代工业体系。这就是凶手袭击大学教授的原因，因为他们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篇论文很有说服力。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作者的观点，主流的知识分子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纽约客》）均发表专文讨论。那位被炸断手指的教授大卫·加勒特承认，文章中的推断不无道理，工业文明时代以及人类的未来，也许真的险境重重。计算机学家比尔·乔伊则说，他对文章中预言的未来深感困扰。艺术家更是深受影响，从后来许多小说和电影（如《黑客帝国》）中，都能看到这篇论文的影子。

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联邦调查局收到一条线索：知情人说，此文的写作风格和论点，很像他的弟弟泰德·卡辛斯基的手笔。1996年4月3日，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州被逮捕，他的小木屋里堆满了制作炸弹的原料。至此，邮包炸弹案告破。

卡辛斯基的人生很不寻常。他生

于1942年，从小就有超人的数学天分：16岁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20岁进入密歇根大学读数学博士，几个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指导教授说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深奥，全美只有十几个人能看懂。25岁时，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助理教授，是该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他在伯克利待了不到两年就辞职了，从此离群索居。他在蒙大拿州的山区盖了间小木屋，屋里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平日他吃自己种的菜和猎捕的动物，晚上点蜡烛看书，砍柴做饭取暖。被捕后，他拒绝律师为其辩护。1998年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卡辛斯基的这篇论文值得细读，它对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描述令人震撼。作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是极大的灾难。”他认为，新技术的最大问题就是剥夺人类的自由。“自由与技术进步互不相容，技术越进步，



1958年，16岁的卡辛斯基 1959年



我在一个大礼堂教“机器人导论”这门课。那个能容纳400人的礼堂内零零散散地坐了90个学生，而且绝大多数学生坐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我在前几周上课时要求他们下次听课尽量靠前坐，但他们无动于衷。这门课每周上3次，每次50分钟，我下课后常感到精疲力竭。

于是我带了一卷黄色的路障警戒带，上面印有“请勿靠近”的黑色大字。我在课前半小时来到礼堂，用警戒带封锁了后半屋子。学生们进入礼堂后，全都自动坐到了靠前的位置，而且他们更倾向于坐最前面的几排。谁会愿意坐在风险未知的警戒区域周围呢？

那堂课，学生们坐得离我



## 掌控环境

◎ [美] 伯纳德·罗斯

◎ 马绍博 译

很近，我极易传授知识并得到反馈，他们也很容易与我互

动。我拉了两周的警戒带，当学生们习惯了新座位后，我就没有必要再封锁后半屋子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仍然印象深刻。我很高兴自己主动掌控了物理环境，而不是仅仅依靠毅力和忍耐挨过这劳神耗力的10周。

如果你要主持一场会议，或者做一次成功的演讲，那么请认真考虑每个人的位置；如果你在开会或听讲座时感到无聊想要离开，请挪到前排位置试试。我们身处的物理位置相当重要，它对我们的感受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张秋伟摘自中信出版社《让达成目标成为习惯》一书）

自由越后退。”

作者假设，人类面对高智能机器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作出所有决策，二是人类保留对于机器的控制。前一种情况下，人类会沦落到完全依赖机器的地步，只能接受机器的决策。随着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而机器越来越聪明，人们已不能关上机器，关上就等于

自杀。第二种结果也很糟。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也许可以控制自己的私人机器，如手机、私人电脑，但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大众成为多余的人，成了体系无用的负担。

退一步说，如果人工智能没有取得成功，人的工作还是必要的，但当机器接管了大部分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工作以

后，留给人类的都是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工作。

卡辛斯基的结论是：未来要么人类无法幸存，要么个人空前地依赖大型组织，空前地“社会化”；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将被设计和改造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他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科学技术，“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这篇论文发表于20多年前。如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都大大进步，人类对于新技术的入迷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项新技术还在实验室中，人们就已开始计划如何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我们不能不担心，卡辛斯基的预言似乎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书虫摘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37期）



1962年



1994年



1996年



## 事后诸葛亮偏误

◎ [德] 罗尔夫·多贝里 ◎ 朱刘华 译

我发现了我舅公的日记。1932年，他从伦敦移居巴黎，去电影界碰运气。1940年8月，在德军占领巴黎一个多月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所有人都预料德军会在年底前后撤走，德国军官也向我证明了此事。英国会像法国一样快速沦陷，然后我们将最终重新恢复我们的巴黎生活——虽然是作为德国的一部分。”

今天，翻开任何有关“二战”的历史书，面对的都是截然不同的历史。法国被占领了4年，这似乎更符合战争逻辑。回顾过去，战争似乎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偏误”（英语叫作“hindsight bias”）的受害者。

今天，任何人重读2007年的经济预测，都会惊讶于当时专家们对2008年到2010年经济前景的展望有多么乐观。一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了。问到金融危机的起因，还是那些专家，今天会给出相同的答案：在格林斯潘统治下，货币的泛滥、资金放贷的宽松、腐败的信贷评级机构、随意的自有资本规定等。回顾之下，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完全符合逻辑，是不可避免的。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全世界的经济学

家有近百万名——预言到它的准确发展。相反，很少有哪个专家团体会这么深地落入事后诸葛亮偏误的圈套。

事后诸葛亮偏误绝对是最顽固的思维错误之一，可以恰如其分地称其为“我早就知道现象”，即事后回顾时一切都显得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

事后回顾时，一名靠运气获得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对他成功概率的估计要远远高于客观估计。评论员们事后发现，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大败吉米·卡特是可以预见的，是必然的——虽然直到第二次投票选举日的前几天他们还不分胜负。今天，经济记者们写道，谷歌的成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如果有人1998年预测这家网络企业将有如此辉煌的未来，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事后看来，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会彻底改变世界接下来的30年，夺去5000万条人命。但在当年，1914年，却没有人担心过这种事——它听起来太荒唐了。

事后诸葛亮偏误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它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很好的预言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会导





## 大数据点餐

●秦 嫣

一家比萨店，外卖电话响了，店长拿起电话。

店长：xxx比萨店。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的？

顾客：你好，我想要一份比萨。

店长：请问您是陈先生吗？

顾客：你怎么知道我姓陈？

店长：陈先生，因为我们联机的CRM（客户关系管理）

系统对接了三大通信服务商，看到您的来电号码，我就知道您贵姓了。

顾客：哦，我想要一个海鲜至尊比萨。

店长：陈先生，海鲜比萨不适合您，建议您另选一种。

顾客：为什么？

店长：根据您的医疗记录，您的血尿酸值偏高，有痛风的症状，建议您不要食用高嘌呤的食物。您可以试试我们店最经典的田园蔬菜比萨，低脂、健康，符合您现阶段的饮食要求。

顾客：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这种？

店长：您上周在一家网上书店买了一本《低脂健康食谱》，其中就有这款比萨的菜谱。

顾客：那好吧。我要一个家庭特大号比萨，多少钱？

店长：99元。这个足够您一家六口吃了。但您母亲应该少吃，她上个月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还处于恢复期。

顾客：好的，知道了。我可以刷卡吗？

店长：抱歉，陈先生。请您付现金，因为您的信用卡已

经透支了，您现在还欠银行5000元，还不包括住房贷款利息。

顾客：那我先去附近的取款机取现金。

店长：陈先生，根据银行记录，您今天已经超过了日取款限额。

顾客：算了，你们直接把比萨送到我家吧，家里有现金。你们多久会送到？

店长：大约30分钟。如果您不想等，可以自己来取。

顾客：为什么？

店长：我这边看到您家是在解放路东段22号，距离我们开车去只有5分钟的路程。

您名下登记有一辆车号为xxxxxx的轿车，这辆车目前正在距离您家不到两分钟车程的地方。如果您等不及，可以回家拿了现金开车来店里取，这大概要10分钟，正好是一个比萨出炉的时间。这样，您总共只需花15至20分钟就可以将比萨拿回家，比我们送货上门要快。

顾客差点儿晕倒。 ❀

（刘 玥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双11：世上没有偶然的奇迹》一书，123RF供图）

致我们变得傲慢，误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在私事上也是如此。比如：“你听说了吗？西尔维娅和克劳斯分道扬镳了。他俩差别那么大，不分手才怪。”或者：“他俩实在是太相似了，不分手才怪。”又或者：“这两人老黏在一起，不分手才怪。”再或者：“他们几乎难得见面，不分手才怪。”

与事后诸葛亮偏误作斗争并不容易。研究表明，即使知道这种偏误的人，也常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掉进它的陷阱。

但我还有一个建议，这建议更多是来自个人经验而不是科学：记日记。请你写下你的预测——有关政治、事业、体重、股市等。请你不时地拿出你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较。你会惊讶于你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另外，请你读历史，不是事后的、成熟的理论，而是那个时代的日记、剪报、备忘录等。这会让你更好地认识到世界的不可预见性。 ❀

（向日葵摘自中信出版社《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康永君图）

#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 麦家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她的笑容纯真迷人。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为疾病所扰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个姑娘正忙着杀鱼，他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当时多拉是这个度假村里的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所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为年轻和对父母保守观念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与此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



为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随后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举行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和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让卡夫卡的亲人们震惊，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葬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诚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极度受伤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上天多少还了欠卡夫卡的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之于世，而是私自珍藏，以致后来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但她对卡夫卡的爱，构成的是一种难以救赎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

（心香一瓣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人生中途》一书，李晓林图）

1854年2月一个下大雨的早晨，德国最著名的在世交响乐作曲家穿着大花睡衣，走出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家，穿过狂欢节的街道，来到市中心一座老桥上，纵身跳进了莱茵河。时年44岁的罗伯特·舒曼最后从水里被救了上来，人们认出了他，并小心翼翼地送他回家。这时他的妻子克拉拉正怀着他们的第8个孩子，她含着泪水将他的身上擦干净，送他上床休息。

之后的16天，克拉拉一直守护在舒曼身边，直到医生警告他可能会伤害她，她才忍痛让舒曼住进波恩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舒曼的精神病症状不断加重，加上三期梅毒，医生为医治这两种疾病用了过量的汞，导致他在两年后去世。他的葬礼在波恩举行，葬礼上人多得“好像世上没有比这更悲伤的事情了”。舒曼的学生勃拉姆斯陪着克拉拉走在葬礼队伍最前面。

这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时刻，浪漫主义天真终结的里程碑是死亡。同年，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因相似的原因去世，舒曼曾将海涅的诗歌谱成美妙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舒曼的一生跟他的作品所描述的

一样：一个出身林地的天真孩子来到无可阻挡的铁轨和工业化的世界。他追求少女克拉拉的方式好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他公然反抗她的暴君父亲（也是他自己的钢琴老师），等她一成年就结婚，他们的爱意信笺和日记中流淌。时至今日，波恩墓园里他们合葬的灵台雕塑上，她依然满怀仰慕地坐在他的脚边。

但克拉拉不知道的是，舒曼在长期求爱的过程中表达出的过度热情其实是躁郁症的表现。舒曼在狂热与忧郁之间摇摆不定，有时甚至会瘫痪。因为时常记忆短路，他被杜塞尔多夫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炒了鱿鱼。克拉拉再度怀孕，舒曼陷

入疾病频繁发作的痛苦中。悲剧的结局无法避免。

舒曼无疑是音乐史上的关键人物。在交响乐的发展过程中，舒曼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中间的连接；在艺术歌曲形式中，他跨越了舒伯特和理查·施特劳斯之间复杂性的心理鸿沟。若没有舒曼，音乐史会变得难以理解。

然而舒曼永远不可能像莫扎特那样受欢迎，他的音乐也不像莫扎特的那样悦耳。莫扎特

的天才故事可以变成滚滚财源，而舒曼的名字暗示着疯狂和自杀。的确，舒曼写下的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有一股黑暗的潜流。

人们很难去颂扬这位如此病态地迷恋爱与死的作曲家。舒曼的问题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疯癫。我们对超过极限的创造者感到害怕，不管他们是雨果·沃尔夫那样的作曲家、拜伦那样的诗人，还是凡·高那样的画家，我们都不敢靠近。我们对这样的艺术家敬而远之，于是失去了理解这种洞悉我们潜意识的独特艺术的机会。

我能够理解靠迎合公众喜好讨生活的艺术家和管弦乐团为何冷落舒曼。

但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荒废，他们错失了探索人类经验深度的机会。朗朗上口的简单旋律再度战胜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

（刘 振摘自文汇出版社《古典音乐那些人》一书）



舒曼和妻子克拉拉

## 疯子舒曼

● [英] 诺曼·莱布雷希特

◎ 盛 韵译

7年前去珠峰，和大家一起上久乌拉山口看四峰一线的时候，发现山口有很多垃圾，我捡了满满一塑料袋放到车里，准备带回去扔。晚上入住大本营后，藏族司机偷偷塞给我一张夹了钱的纸，上面写着：攀登珠峰的收费中有180块是环保费，这个钱我退给你。

——豆瓣用户“我爱阳光”



## 1

1988年9月27日，凌晨3点。韩国汉城。眼里布满血丝的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官员，最终还是决定连夜召见本·约翰逊。

代表团召见这名本国运动员，是为了问他拿回一样东西：奥运会金牌。

随后，交出金牌的本·约翰逊还得到了一个通知：你已被开除出加拿大国家队。

7个小时后，国际奥委会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说那是奥运会历史上记者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获得者、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在赛后被发现服用兴奋剂，被取消冠军资格，禁赛两年。

消息一出，全场震惊，汉城震惊，世界震惊。

就在3天前，本·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战胜老对手、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以9秒79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

这场当时被媒体形容为“世纪之战”的比

赛，最终演变成著名的“世纪之骗”。

## 2

本·约翰逊的对手、美国的田径天才卡尔·刘易斯之后成了英雄。

在赛前，卡尔·刘易斯宣称，一定要拿到这枚金牌，献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当然，本·约翰逊也宣称，要为自己的母亲而战。

最终，虽然刘易斯只跑出9秒92的成绩，虽然那已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相对于本·约翰逊那个作弊的9秒79，这个成绩是干净的。大家都公认，这是配得上奥运金牌的，是对得起他的妻子和母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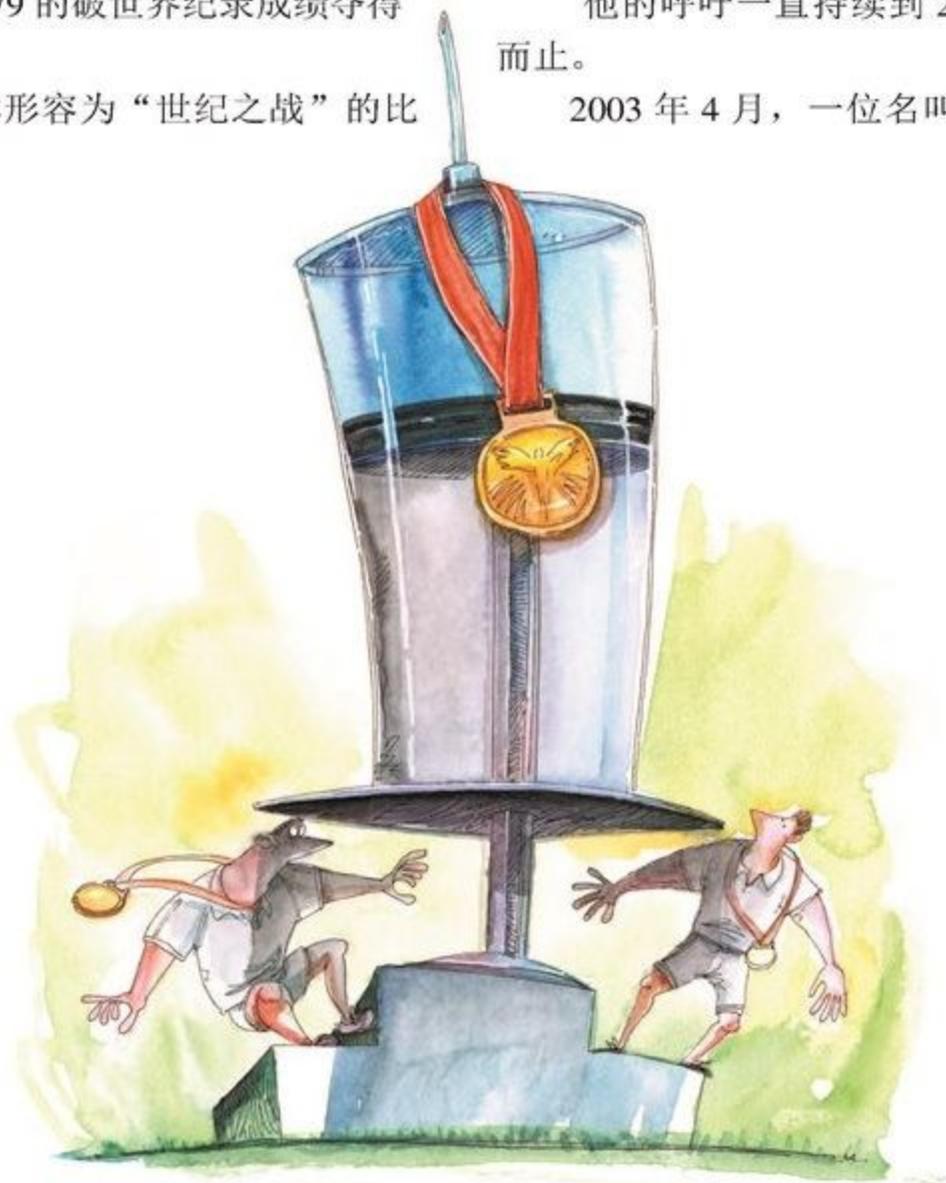
在那以后，卡尔·刘易斯积极投身于“反兴奋剂”的宣传活动中。这位参加过4届奥运会，夺得过9枚奥运会金牌和8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传奇人物，一直在呼吁要严格药物检查制度，并声称田径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肮脏”的地步。

他的呼吁一直持续到2003年，然后戛然而止。

2003年4月，一位名叫维德·埃克森的美

## 兴奋剂黑历史

张玮





国医生，拿出一份 3000 字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奥委会长期包庇和纵容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提高比赛成绩的事实。在被包庇的运动员名单里，卡尔·刘易斯赫然在列。

卡尔·刘易斯一开始还狡辩，但在 2003 年 4 月 24 日，他放弃了抵抗：“我想我是做错了。”

这不得不让人的思绪又回到 1988 年，在被剥夺金牌之后，本·约翰逊曾愤怒地抗议：“大家都服药了！为什么只罚我一个？！”

### 3

使用兴奋剂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北欧传说时期。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巴萨卡斯，据说在战斗前一定要服用一种名为“不头疼（butotens）”的饮料，因为可以大幅提高战斗力。经后人考证，这种饮料很可能含有毒蘑菇的成分。于是，据传毒蘑菇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赛前经常使用的“兴奋剂”。

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可能是最早把鸦片运用于体育竞技的国家。在 19 世纪，英国一直流行一种超长耐力跑比赛。1807 年，耐力跑的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公然宣称，大家只有使用鸦片酊，才能在 24 小时内保持清醒，不断奔跑。

你知道 1878 年英国耐力跑比赛的夺冠成绩是多少吗？是 520 英里（相当于 837 公里），冠军为此连续奔跑了 138 个小时！

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兴奋剂”这个概念，只认为是合理地使用药物。

1904 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 3 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过程中，身后一直跟着拿着注射器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卢卡斯就会适时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外加一杯威士忌。“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比赛结果是，希克斯获得冠军。

1930 年，著名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的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意思是在比赛中使用药物是合法的，只是要你们自费。

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人类的现代奥运会，其实很可能演变为 4 年一届的“兴奋剂成果博览会”。但是，事情发生了转变。

转变的代价，是有人付出了生命。

1960 年的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延森在比赛中猝死。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7 年后，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苯丙胺。人们忽然回想起来，那个一边跑一边打针的马拉松冠军希克斯，在那届奥运会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美国著名女子短跑运动员“花蝴蝶”乔伊娜。

就是在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上，乔伊娜在女子 100 米比赛中跑出了 10 秒 54 的夺冠成绩，这个成绩到现在依旧是奥运会纪录。而在当年美国国内的奥运会选拔赛上，乔伊娜还跑出了 10 秒 49 的世界纪录。

10 秒 49 是个什么概念？28 年后的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子 100 米的夺冠成绩是 10 秒 71——那可是过去了整整 28 年！在塑胶高弹力跑道、高科技气垫跑鞋、减风阻的运动衣发明之后，女性依旧无法打破甚至接近乔伊娜当年创造的那个世界纪录。

1998 年，乔伊娜在睡梦中悄然逝世，享年 38 岁。无数人怀疑，是过量服用兴奋剂夺走了她的生命。

无论如何，人类认识到了兴奋剂的危害。

1968 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反兴奋剂检测出现了。

但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可以令人特别兴奋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一场“猫捉老鼠”的好戏正式拉开了帷幕。

### 4

在那一届墨西哥奥运会上，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违禁第一人。但是，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是那届奥运会特别干净吗？

并不是，是那时候的反兴奋剂手段实在太落后。

简单介绍一下兴奋剂的类型吧。



第一类可以概括为“不会累”，其实就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像咖啡因、可卡因、麻黄素这类，前面提到过的鸦片酊，也属于这类。这类兴奋剂，是能最先被检测出来的。

第二类可以概括为“特有力”，就是类固醇。吃了这类兴奋剂之后肌肉力量明显增加，骨骼变粗壮，女性特征会渐渐消失。在中国，它俗称“大力补”。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类固醇药物很难被检测出来。但就在那一年，检测手段有了极大进步。也就是在那一年，“马家军”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7名队员中，有6名没有去悉尼。而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一名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也被内部规定不许去参加奥运会。

第三类就高级了，称为“EPO”，是一种促红细胞生成素，原来用于治疗贫血。运动员吃了之后血液供氧能力增强，耐力等各方面能力提高。这类兴奋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无法检测出来。

第四类就是杂类了。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朝鲜男子射击选手金正洙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和50米手枪银牌，但赛后他被剥夺了奖牌，因为他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严格意义上，其实是“兴奋剂”的反义词，一种叫“心得安”的镇静剂。

第五类，是最新的高科技，被称为“基因兴奋剂”，通过改造人体基因来增强运动员的各项能力。这种兴奋剂目前还处于猜测阶段，现有检测手段还检测不出来。

虽然自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人类已经决心把借助药物提高成绩的运动员踢出去，但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一直要等新型兴奋剂出现后才会被发明和改进。

这就意味着，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在兴奋剂方面，“魔”总是比“道”要先行一步。

所以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反兴奋剂成果实在是少得可怜。

## 5

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兴奋剂不断进化和发展？

人们曾经以为，冷战期间，讲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兴奋剂泛滥的最大推动力。

确实，东德（民主德国）在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从1972年到1988年，东德取得了384枚奥运奖牌，还创下不计其数的世界纪录。按照东德人口数，这个金牌比例是美国的10倍。

东、西德合并后，原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被解密，一项名为“Komplex08”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在东德的各大训练基地，教练系统地给运动员们吃一种蓝色的药丸，告诉他们这是维生素，但其实就是类固醇。

但真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吗？

1954年的男足世界杯决赛，当时堪称“梦之队”的匈牙利队在上半场开场8分钟后就攻进西德队两球。然而，上半场以0比2落后的西德队在下半场判若两队，最终以3比2的比分逆转战胜匈牙利队，获得世界冠军。这场比赛被称为“伯尔尼奇迹”。

然而，到了2004年，德国媒体披露，1954年的世界杯决赛中中场休息时间，西德队的每个队员都被注射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物，以增加体力和爆发力。更让人感慨的是，2008年德国内政部科学局联合德国奥委会，委托柏林洪堡大学调查德国的禁药史，结果显示，联邦德国（西德）为追求成绩，系统地组织运动员服用各类禁药长达30多年。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

就在刚结束不久的里约奥运会上，整个俄罗斯田径队因为牵涉兴奋剂问题，被禁止参赛。但就在奥运会闭幕之后没多久，俄罗斯黑客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电脑，公布了5波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但依旧被允许参赛的各国运动员名单，其中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这句看似合理的话，背后又透露出一种怎样的讽刺和无奈。

（李金锋摘自中信出版社《历史的温度》一书，勾犇图）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  
280594200



## 不 敬

●黄 鹤

孟德斯鸠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对最高罪行“大不敬”很疑惑——法律居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作为借口，用于剥夺人的生命，甚至灭绝一个家族。

所以，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过法治社会。

## 直 视

●张亚凌

1945年2月，英美空军出动约1500架重型轰炸机，在德国东部第二大城市德累斯顿扔下3900吨高爆炸弹，进行地毯式轰炸，整个城市“基本从地球上消失”。因此，德累斯顿轰炸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空袭事件之一，德累斯顿也被认为是历史上被摧毁得最为彻底的城市。

战后，德累斯顿市建立了军事历史博物馆。“德累斯顿只是‘二战’中毁于战火的上千个城市之一。‘二战’始于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终于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欧洲的投降。”这是博物馆里的解说词。在德累斯顿旧市场广场上竖立的石碑上则写着：“源于德国、走向世界的战争恐怖，现在回到了我们的

城市。”

（以上二则河西摘自《杂文月刊》2017年9月下）

## 认 知

●罗振宇

有个成语叫知人论世。这就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知人和论世。那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论世的时候，要尽可能多用概念。因为概念可以贯通事物，举一反三。

比如，薛兆丰老师就说，掌握了“成本”这个概念，就算是掌握了一半经济学。

但是知人就不同了。评价人的时候，重在能区别对待，就事论事，能根据具体的场景形成具体的感受。这恰恰不能多用概念。

比如什么他们北京人如何、他们犹太人如何，就是思维上的偷懒，想用一个标签来涵盖一切。

所以，判断一个人认知水平的高低，有两个简单的标准。

第一，看他在谈论一件事的时候，能够熟练地运用多少概念，越多越好。

第二，看他在评价人的时

候，能否少用概念，越少越好。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 直 觉

●梁小斌

我父亲十六岁就参加八路军，我见过他当时拍摄的照片，脚旁有盆花。父亲的抽屉里有手枪。餐桌上，他用坚硬的牙齿撬开啤酒瓶盖。为了一本我不该看的书，父亲粗暴地对我动用了拳头。他送我去农村时，亲自帮我打背包。我与一个女生交往，后来出了问题，他喝退了前来调查我的人。夏天，他的衣领依旧扣得很紧。他早晨从不吃饭。这一切大概可以构成我眼中的父亲形象，但这些并不能唤起我真正的艺术直觉。

一次，父亲生病，我哥哥的手在父亲的额前来回搓揉，我为此感到惊奇。甚至在父亲用拳头对待我时，我都没这么惊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别人的手在父亲头上停留。我也知道父亲倒霉的时候，大学生们的巴掌、木棍也曾在他的头顶、面容上逗留过，但真正令我惊异的是，他亲人的手掌在他额头上来回抚摸。

多少年来，那让我深感神秘莫测的艺术直觉，就像太阳一样孤零零地照在我的头上。☘

（步步清风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翻皮球》一书）



# 未来世界

●刘瑜

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和一个科学工作者严肃地探讨未来世界。

他告诉我，由于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人类会生活在虚拟的现实里。人就躺那儿什么都不用干，想吃点什么想象一下就行了，想跟谁好，也想象一下就行了，想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那种人光躺那儿什么都不干的情形多么可怕啊，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那上厕所呢？”我问。

“上厕所你可以想象啊。”

“那你现实中躺在那里的那具肉身就不需要真的上厕所吗？”

“到时候肯定早发明流水线自动解决了。”

“可是，如果你光躺那儿不动，没有生活，你想象力的来源是什么呢？比如，你总得吃过红烧肉，觉得好吃才会想吃红烧肉吧？比如，你总得见过某一个女孩，喜欢上了她，才会想象跟她谈恋爱吧？”

“不用，数据库里都有呢，你通过数据库比较就行了。”

我哑口无言。

什么都不干，脑子里装个芯片，浑身插满管子，整整齐齐地躺那儿傻乐。这就是我们

的未来世界吗？

可是，我又想出一个新的辩驳论据：其实人类的科技发展走向，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当前的发展趋势前进的。比如，30年前我们想象，到了2000年，人人家里都有一个机器人保姆什么的，结果呢，网络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才是21世纪的大势所趋。



《纽约客》2017年10月23日当期封面

“不过，不管是机器人还是信息技术，本质上都是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的替代，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这个科学工作者回答道。

这个世界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进化了几百万年，就为了

浑身插满管子一动不动地躺那里等死？这好像跟马克思许诺的终极解放有些差距呀，我以为免费鸡蛋才是我们开拓未来的动力呢。

虽然说科学是“中立”的，它起到什么作用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可是它的出现、它的发展，就像伊甸园里的苹果一样，人类怎么可能禁得住它的诱惑。现在我们看的电视、上的网、用的 iPod，坐的飞机……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小撮”科学家设计发明的，他们越聪明，民众就越白痴。人类的智能，就像人类的财富一样，越来越向金字塔顶尖的一小撮人集中，这真叫我忧心如焚。

科学工作者同情地看着我。

那么，如果记忆是数据，想象是芯片，为什么还需要人类呢？为什么还需要那一具具肉体躺在那里呢？那和一排排的电脑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我想累了，只好放弃。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儿子的78次方到底还有没有人性，跟我有关系呢？明天早上起床我不还得该干吗干吗去。说到明天，我想起一篇要赶的稿子，一个要见的人，几封没有回复的 e-mail，两本要看的书。于是我决定，洗洗睡去。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一文”）



## 等着我

◎张丽钧

这是一个高一女生交给我的作文，题目是“等着我”。

我蜷在床头，像个没活气儿的纸人，机械地摸出手机拨号。刚按下4，手指就像被蜇一般地缩回。我撇掉手机，抱起那个开满红黄花朵的小被，一朵一朵地抚弄那些花，仿佛要将它们抚醒。妈妈絮叨过多少遍：“这小被是我平生做的第一件棉活儿呢！引被子时，我的手被扎破了5次！”妈妈自怜又自得地摊开的手掌，朝我拨浪鼓般地摇。我撇撇嘴：“还说呢，笨死了！”妈妈是个老师，做被子自然是短板，但为了宝贝女儿，她毅然用拿惯粉笔的手拈起了缝衣针。犹记得我小升初那年，我家搬家，门口堆了一堆旧家什。爸爸唤来收破烂的，连卖带送，把小半个家都打发出去了。我回身瞥见那床小被，豪气冲天道：“把这个也拿走吧！”妈妈一听，惊得眼珠子都要滚出来了，劈手夺过小被，凶巴巴地对我说：“咋不把你老妈也卖了呀！”

后来，我多次忆起这情景。我想，大概那小被上覆

满了一个女人最初萌动的母性呢！还有，应是跟妈妈的身世有关吧。我有个暴戾的姥爷，最大“爱好”是往死里揍姥姥。妈妈7岁那年，被揍得半死的姥姥悲愤离家，不知所终……有一回，妈妈看倪萍主持的节目《等着我》，看得泪流满面，爸爸也跟着抹泪。我骑坐在妈妈的腿上，用脸颊去拭她的泪，俯在她耳畔问：“妈妈，你是想去寻我的姥姥吗？”妈妈听罢，大放悲声。

一年前，妈妈被一纸诊断书击垮——胃癌晚期。多少次，我掐青了大腿，希望从噩梦中醒来。然而，噩梦却在日光下愈演愈烈。

弥留之际，妈妈抱着那床小被，将我唤至床前：“宝贝，妈妈一直对你隐瞒了一件事——你不是妈妈亲生的。15年前，妈妈从一个陌生人手里接过了你。你亦

身裹着这床小被。15年间，我拼死搂紧这床小被，不让它见天日。别怪我编造扎破手指的谎言诓你，我无非想装得更像你的亲妈。但我有时也会冒出一种戳心的念头——去参加《等着我》节目，向全国观众抖开这床小被，为我的宝贝寻到亲妈……我就要走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我走后，你带着小被去见倪萍阿姨。或许，那丢了小被的女人也一直在苦苦寻找它呢……”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该不该打《等着我》节目的电话。我想，假如我真的去了那个寻亲节目，我最想寻的，怕也是那个忐忑地紧紧搂了这小被15年的女人吧？我会对她说：“妈妈，等着我！来世，咱俩一定做亲母女。不过咱俩得倒过来，你做女儿，我做妈妈……”

我为此文打了满分，又兴奋地找到小作者，告诉她，这篇小说深深打动了我。女孩闻言泪如雨下：“老师，可惜它不是小说……”

（齐物摘自《燕赵都市报》2017年9月29日）



## 甚于“莫须有”者

◎魏 新

高俅从一个街头小混混、一个流氓破落户，变成后来的堂堂太尉，在赵宋王朝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逆袭。

一个过去什么权力都没有的人，因偶然的机会有了权力，这非常可怕。能够约束权力的，只有法律。但在所有的权力之中，有一种叫合法伤害权，因其“合法”，所以使用起来，比“莫须有”之类的罪名要省事，而且光明正大。

合法伤害权这一说法，是吴思先生提出的，指的是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管辖权，在他可以做主的范围里，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伤害其治下的民众，而一切都是在合法的名义之下进行的。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借合法的名义来伤害别人，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牟利，让国家机器按照他们的意愿开动。

高俅上任第一天，就利用起了他的合法伤害权。他要点名。书上说：“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发现有一个人没来——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

大家都知道这八十万禁军教头，在《水浒传》中，除了王进，还有著名的豹子头林冲。这官职听起来挺大，其实这八十万禁军指的是整个禁军，里边也不是只有一个教头。教头并没有兵权，只是负

责训练士兵，放到今天也就相当于团级或营级干部。

王进在高太尉上任时为什么没来呢？因为他半个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身体不好，有病，请病假了。是不是泡病号不知道，但是一直在请假。

高太尉非常生气，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

王进因请假没来，而且也不是这时候请的假，按说，挑不出毛病。但仔细看高俅这话：请假就是抗拒官府，不管你这假是现在请的还是过去请

的，都肯定是假的。

在高俅看来，符不符合工作程序是小事，给不给我面子才是大事。你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你不给我面子，我就把你说成是不给官府面子，不给朝廷面子。

接着，高俅派人去捉拿王进。王进到了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动作很规矩。

高俅上来就问：“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说：“小人便是。”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得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





1946年秋，德国波恩，奥古斯走在大街上，听见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头蹒跚而来，便问：“老人家，找我有何事？”老者脸上溢满了惊讶与失落，喊道：“奥古斯！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同学巴泽尔啊！”

奥古斯仔细一看，果然是上中学时要好的同学巴泽尔。他奇怪地问：“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让我很难认出了。”

“我从事的职业不太好，以前每天面对别人的死亡，后来每天琢磨自己的死亡。唉！”巴泽尔反问道，“咦！你



## 偶遇

◎寇士奇

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显老？50岁的人，跟30来岁似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奥古斯说：“我有个养生

秘诀，就是强迫自己每天长时间回忆那些美好的事情，如绿草如茵的校园、美丽温柔的爱人，让自己的心灵摆脱厄运的煎熬。”

巴泽尔问：“厄运？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我哪里有什么职业，我一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是个囚犯。”说到这里，奥古斯问巴泽尔：“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巴泽尔一下子尴尬起来，嗫嚅地说：“我一直在诺因加默集中营……管理囚犯。”

（金忠兴摘自《今晚报》2017年9月19日）

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

高俅表面上的意思，是质疑王进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出身，实则点出了自己和王进父亲的一段恩怨。在高俅还是东京街头的泼皮无赖时，王进的父亲卖过艺，还把高俅打过一顿。

所以说，在上任之前，高俅就知道王进跟自个儿是有这么一段过节的。本来就想收拾你，正好你请了假，就可以合法地收拾你了。

我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其实，君子的仇是经不住岁月的，十年之后也许就没有仇了，至少没有了恨。仇恨一旦没有了，自然也没有了报仇的动机。所以，十年后报仇都不嫌晚的往往都是小人。并且，小人才会以君子的名义说自己报仇十年不晚。

高俅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

小人。一上任，立刻就要把自个儿当年吃的那点亏，从王进身上给找回来。王进解释说，我没来确实是患病没有痊愈。高俅马上就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你不是有病吗？怎么现在又来了呢？

跟这种卑鄙小人，没办法讲理。只要是看你不顺眼，别说鸡蛋里边挑骨头，鸡蛋里边都能挑出骨灰盒来。

王进还想和高俅理论：“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俅大怒，上来就要打人：“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

很多将领跟王进关系很不错，就向高俅汇报说，您看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好日子，咱就不要打人了，不然对您来说不吉利。高俅心里琢磨也确实是这样，就暂免了王进一顿打，说：“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

日却和你理会！”

就这么一句话，王进没敢在东京待到第二天。

王进官虽不大，却也是有国家正规编制的公务员，也是部队上正儿八经的一个中层干部。因为高俅这么一句话，就吓得在东京城不敢过夜了。

因为他太了解合法伤害权的厉害了，不像后来的林冲，一直对体制抱有幻想，最终差点被幻想要了命。

公元1112年，赵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已经过去了152年，距靖康之耻还有15年。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母亲奔走在逃亡的路上。正月的风很冷，王进牵缰绳的手冻得通红，年过六旬的母亲坐在马上，回望此生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孤山夜雨摘自《大众日报》2017年9月22日，黎青图）

1973年的一天，塔碧莎·斯普鲁斯做家务时，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丈夫刚写了个开头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她身怀异能，很善良，也热爱生活，但因为她的相貌、性格，和她那神神道道的妈妈，她总是遭到同学无情的欺凌。

这是塔碧莎的丈夫写的第4部长篇小说，前3部小说都没能卖出去。塔碧莎很有耐心，她把揉皱的纸团抹平，把烟灰拂掉，开始读这个故事。丈夫回来的时候，她带着微笑，认真地告诉丈夫：“你这个故事很有料。”她鼓励丈夫把它写完。

她的丈夫是斯蒂芬·金，那本小说是《嘉莉》。小说于1974年出版，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被大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拍成电影，获得两项奥斯卡奖提名。斯蒂芬·金从此辞去工作，开始专职写作。

斯蒂芬·金和塔碧莎相识于1969年夏天。那时候，他正在缅因大学念大三，而她在念大二。6月的一天，斯蒂芬·金在他勤工俭学的学校图书馆后的草坪上看到了塔碧莎。她正坐在那里，她“染着红头发，笑得很放肆，我平生见过最漂亮的一对长腿撑在一条黄色短裙下面”。她笑得很大声，以至于斯蒂芬·金“不相信一个女大学生会发出那样美妙、无所畏惧的笑声”。他真正爱上她，却是在一个诗歌会上。在念完自己写的一首名叫《渐进的圣歌》的诗之后，



塔碧莎·斯普鲁斯

## 理想读者

◎韩松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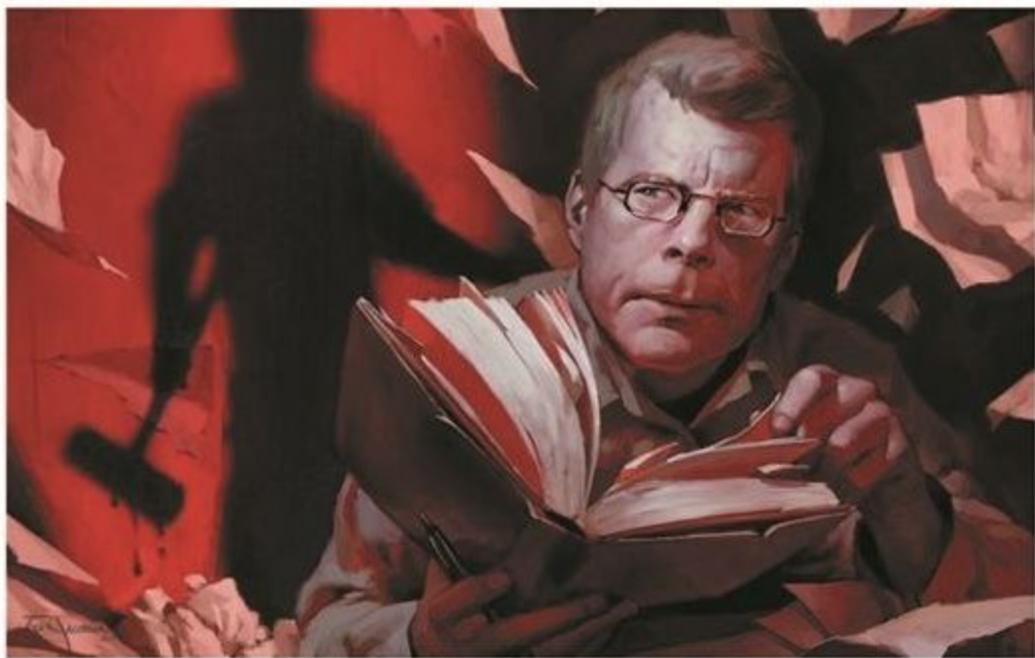
她对这首诗进行了诠释，还不时地微笑，“微笑的时候会压低下巴——这让她显得既聪慧又可爱得不得了”。她讲话的时候，斯蒂芬·金坐在旁边，握住她的小腿。1971年底，他们结婚了。

伊甸园里建立起的爱，并没有因生活的悲欣交集而有所剥蚀，他们自然地接受了人生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洗衣房工作，后来又获得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年薪6400美元，但暑假还得去洗衣房工作。她在唐

恩都乐甜甜圈店打工。两份工作的薪水，只够他们住在拖车房里。结婚后的头3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对于当父亲，斯蒂芬·金毫无经验，她临产时，他还和朋友去汽车影院看电影。看到第3部的时候，影院经理的声音通过汽车影院的喇叭响彻停车场：“斯蒂芬·金，请速回家，你太太要生小孩了！”几百辆车同时鸣笛，对他“以示嘲讽”。

但他们无疑是最合拍的夫妻。对于生活，他们既不过分市侩，也不过分理想主义，最重要的是，她从不认为他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是种浪费。他在下班后写作，不断地把写好的小说投给男性杂志，偶尔会卖个几百美金。她也试着给女性杂志写小说，可惜家务占据了她大部分时间，掐灭了她的作家梦。就在此时，《嘉莉》出现在垃圾桶里。塔碧莎意识到这是一部好小说，鼓励丈夫写下去，并为他提供了女性生活的细节。

生活常常在糖块之后送上耳光。《嘉莉》出版后的1975





## 为你当掉底裤

●小岩井

古龙的书我看得不多，最喜欢的是《欢乐英雄》。里面的主角叫郭大路，他很穷，做事总是大大咧咧，一不小心喜欢上了女扮男装的燕七姑娘，却一直为自己的取向问题而挣扎。然而，这个神经大条的汉子却对燕七说了一段让人动心的情话：“为了王老大（他最好的哥们），我会将所有的衣服都当光，只穿着一条底裤回来。”他笑了笑，接着道：“但为了你，我可以将这条底裤都拿去当了。”燕七嫣然笑道：

“谁要你那条破底裤。”

那时，这个粗线条的男人依然不知道燕七是女的，可喜欢就是喜欢，就算他搞不懂自己的感情，也要明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我一无所有，可我什么都想给你。”这种话其实很孩子气，却让我久久难以忘记。

爱很伟大，它让我们变得不自私，就像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经典情书里所说：“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

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郭大路与燕七的故事里还有一段对话。

燕七听到有人对她说：“你喝下这杯酒，我们就讲和，好不好？”她的心一跳，抬起头，就看到了郭大路。郭大路脸上并没有生气的表情，还是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看着她。他这副嬉皮笑脸、吊儿郎当的样子，燕七本来有点看不惯，她总觉得一个人有时应该正经些、规矩些，但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忽然觉得他这样子非但一点也不讨厌，而且可爱极了。她甚至希望郭大路永远都这样，永远不要板起脸来。

燕七笑了。

太正经的人总是少点真挚的气息，所以女人总会爱上有些孩子气的人。他们活得真，感情也让人更加信任。带着赤子之心的感情总是罕见而可贵的。

（从容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孤独这种病，遇见你就好了》一书，刘树勇图）

年，斯蒂芬·金的母亲去世，丧母之痛把他推向酒精，后来他又迷上了嗑药。他在此时写作的《闪灵》里，那个酗酒的作家就是他的真实写照。塔碧莎决心成为这种状况的终结者。她把朋友和家人请来，当着他们的面，把他常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物扔在地毯上，让大家看看他“生不如死的生活”，并指出两条路：去康复中心戒毒，或者滚出家门。她最终成功地把他从泥淖里拉了出来。

接下来的30年里，斯蒂芬·金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斯蒂芬·金，他写了200多部短篇小说和40部长篇小说，总印数超过3亿册。2003年，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授予斯蒂芬·金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章。此前获得该奖章的有索尔·贝娄、阿瑟·米勒、托妮·莫里森，这意味着，他已跻身文学巨匠的行列。

在《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里，斯蒂芬·金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两点：一、

身体健康；二、没离婚。“健康的身体加上稳定的婚姻使我的写作生涯有条件得以延续”；反过来，“我的写作，以及从中获得的快乐，也对我保持健康和稳定的家庭生活很有帮助”。他说，他所有的小说都是为她写的，她是第一个读者，他最想得到她的赞赏，她的反应决定了他是否要做出修改和调整。

他说，她是他的理想读者。

（林冬冬摘自豆瓣网）

《读者》插图集  
文心·绘事

金秋十月，由读者出版集团与天水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文心·绘事——《读者》插图艺术展”在天水美术馆举办，展览共展出了33位画家的330幅作品和163幅《读者》杂志历年的封面作品。展出的作品概括了《读者》杂志36年的发展历程，既追求现代感，又坚持以图像承载历史，从艺术的角度重新阐释这本大众熟悉的杂志的内涵。《文心·绘事〈读者〉插图集》同时出版。插图集精选《读者》杂志创刊以来的33位知名插图画家的作品169幅，其中既有著名画家陈延、刘巨德、俞晓夫、高燕、黄英浩、杜凤宝、李晓林、李晨的倾力力作，又汇集了黎青、喻梁、勾犇、王青、刘宏、小黑孩等实力漫画家的灵感精华。

插图集笔精墨妙、匠心独运，实为艺术爱好者的收藏佳选。

定 价：490元

咨询电话：0931-8773350

联系人：白熠峰



## 第二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获奖名单

第二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自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31日征稿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参赛作品。10月16日，第二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评委会在北京举行终评会议，按照《“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评奖条例》和《第二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征稿启事》评选出金奖获得者1名、银奖获奖作品2部、新锐奖获奖作品3部、秦风雅韵（古诗词）获奖作品1部、贡献奖获得者1名。同时，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特增设“一带一路”特别奖1名。

金奖1名（成就奖）：

获奖者：多多

银奖2名：

获奖作品：《沙漏》；获奖作者：胡弦

获奖作品：《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获奖作者：毛子

新锐奖3名：

获奖作品：《我住长江头》；获奖作者：金铃子

获奖作品：《花间错》；获奖作者：叶丽隽

获奖作品：《离离的诗》；获奖作者：离离

贡献奖1名（成就奖）：

获奖者：张书绅

秦风雅韵（古诗词）1名：

获奖作品：《路石集·星汉卷》；获奖作者：星汉

“一带一路”特别奖1名：

获奖者：安谅

# 2018 杂志订阅

## 预约一整年“一期一会”的美好

最远的远方是我们的内心，终究我们要去到哪里，遍植草木。而只有在读到那些真正的内容时，我们才会在速度里停顿、修整片刻，再一次明确人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治愈的阅读必须是向内的。这种体验，我们想分享于你——一本杂志的价格在这个时代并不起眼，但一本杂志的价值却格外珍贵，它有着严格的流程，通过设计、纸张、图文的叙述关系，提供更为私人化的体验，提供更为深入的体验。

这份体验需要时间，制作的时间，选择的时间，阅读的时间，沉淀的时间。时间珍贵，切莫虚掷。

**《读者·原创版》** 月刊  
读者传媒综合性新锐原创青年杂志。  
智识 博闻 雅趣 独立 原于我心 为你而创  
邮发代号：28-211  
全年订阅价：60元

**《读者·读点经典》** 月刊  
读者传媒旗下优质经典文学、文摘期刊。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篇，让经典照亮人生，提高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中、高考作文与阅读加分。  
邮发代号：28-222  
全年订阅价：96元

**《读者欣赏》** 月刊  
读者传媒优质艺术生活类期刊。  
艺术就是生活  
你的艺术品鉴百科全书，艺术品位教科书。  
邮发代号：46-256  
全年订阅价：192元

**《故事作文》** 月刊  
读者传媒优质小学生学习类期刊。  
选择《故事作文》，作文高手就是你！  
低年级版（小学一至三年级）  
邮发代号：54-141  
高年级版（小学三至六年级）  
邮发代号：54-23  
各版全年订阅价：60元

**《老年博览》** 旬刊  
读者传媒综合类文摘刊物，大开本，大字号。博众家之长，览世间万象，助老年人生，享幸福夕阳。  
文化综合版（上旬刊）  
邮发代号：54-52  
亲子生活版（下旬刊）  
邮发代号：54-188  
各版全年订阅价：66元

**《飞碟探索》** 双月刊  
读者传媒优质科普类期刊。  
关注神秘 探索未知 激发想象  
好看又新奇的科学杂志  
邮发代号：54-35  
全年订阅价：60元

### 订阅方式

1. 您可以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85，告知杂志邮发代号进行订阅。
  2.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淘宝、微信订阅，更加便捷。
- 扫二维码，进入淘宝或微信了解详情、订阅杂志，下单即享赠礼，更有快递包邮，还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
- 通过淘宝、微信订阅，即可获得读者文创“自然·萌”笔记本2册（封面图案随机）。参与抽奖更有机会获得由读者文创倾力打造的价值3800元《般若·蕴美》唐卡礼盒一份，内含热贡唐卡著名画师的手绘唐卡一幅，读者定制款LAMY钢笔一支，唐卡填色书一本，并配有读者独家颁发、作者亲笔签名的收藏证书。



《般若·蕴美》唐卡礼盒



凌美·恒星钢笔



《自然·萌》系列笔记本



淘宝“文华来风”店铺



微信“悦读书屋”店铺

读者 读点经典

故事作文

读者 原创版

读者 欣赏

老年博览

飞碟探索

以上活动内容由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期刊出版中心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831-8773071、8778485、8773139

##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14本书，是台湾唐诺先生的作品《文字的故事》。这本书的缘起，是唐诺先生研读《说文解字》，意犹未尽，因爱成痴，随即追溯汉字的源头，去探寻数千年前那个质朴美丽的文字世界。本书大致分作两部分：一是文字的

产生，解释文字的意义开始堆积、延续并负载情感的过程；二是在文字中进行“推理”，在浩渺字海中搜寻蛛丝马迹，力图还原古人的生活，带我们回到文字产生的现场。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面对甲骨文、金文，作者展开自己的想象力，为这些古远的文字撰写了一个个

精彩的故事，让它们的形象穿越历史长河，变得鲜活起来，和我们奇妙相遇。打开这本书，希望我们一道体会文字之美，领悟中华先民的智慧。

关注读者  
读书会，开启  
美好阅读生活



## 寻找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

●唐 诺



我们腕上的手表或墙上的钟，360度的完整圆盘被分割成12等分，是设计师显身手的地方，典雅风格的用罗马数字，现代风格的用单纯的光点，但最开始是阿拉伯数字的1到12。

我们说过，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是我个人所知人类最美丽的文字符号，比起古埃及尚未拼音化之前的漂亮象形字，还多了抽象性事物和概念的某种知性之美，某种富有想象力的惊异。我于是想做一件疯狂的事——我有没有机会找出甲骨文中丈量时间的会意字，最好有12个，来完成一个商代的甲骨钟呢？

先说结果，这个尝试显然是失败的，除了人力不可抗拒的文字湮灭、流失之难题外，其实失败得非常道理。不是说彼时的人没有时间感，不需要通过丈量时间来规划自己的作息，而是说时间的丈量方式，最初总是素朴地随着生活的实际律动。因此，我们将一天分割成两个12小时、1小时60分、1分60秒的方式，不见得是他们需要的。

上头那一排字，头尾分别是“旦”“莫

（暮）”，问号悬空的部分先搁着，于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便只剩两个。其中一个是“昃”字，我们今天不常见到它了，但写作甲骨文时我们看其长相意思就非常清楚，它是太阳开始偏西，把人影给斜照拉长的样子；至于另一个则是“昏”字，太阳和人的相对位置就更低了，降至人脚下。它们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明明白白写在脸上”，就是图画中的样子——对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类而言，只要天气好，这是人们每天都会经历、一看就懂的景象，比如我个人，马上就会想起小学放学后背着大书包踩着自己长长的影子走回家的那副情景。

这些会意字都有真实的太阳符号存在（不同于形声字的日符往往只是概念），而且都以具象的图画坚定地表述时间，这样来看，这些字就更漂亮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我们尚未开发出大量的太阳替代用品（钟表、暖炉、暖气、热水器、烘干机……）之前，太阳和人的关系亲密多了。

让我们假设自己是彼时的先民，我们睁开双眼，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我想，大概用不着太费神找信而有征的证据，对早期的人类而言，太阳不仅非常重要，

而且一定是率先被人们察觉、思考乃至敬畏的巨大存在——它高悬头顶，又亮又热，而且每天跟你相处，恒定得很；偏偏它又不停歇地动着，而且不像云朵那样忙乱随兴，而是非常规律、有耐心。它一定有着某种不挠的意志和目的，而且它还每天有一半的时间躲起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而它不在时我们不仅行动失常，而且天地漆黑，世界变得多么可怕。人们想必也很快察觉出来，它好像和我们的生存（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之存活）有着愈想愈严重的牵连；我们可以用火去想象附会它，但为什么它又不像火那样不成形状而且短暂？它凭什么永不熄灭？哪天真熄灭了会出什么事？……

举目可及，却深邃难言；光朗明白，却又神秘异常，绝对是人类开始想东想西的绝好材料。建议大家可以去考察每一个原始部落的宗教信仰，应该是无一例外，太阳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神，而且就算不是统治一切的主神（如埃及、日本），也跌不出前三名。

太阳恒定、规律、可察觉的移动方式，让人可据此安排生活作息，这也顺理成章地让它成为人类的第一枚时钟。

……

代表正午、日头当空没有投影的“午”字，甲骨文简单画成丨或丨，学者解释这是立样之象，由此转为日正当中之意，但一来意义转折暧昧，二来没有钟表设计所需要的具象美学效果，碍难考虑。

悬空的字依然悬空在那里。我们一开始就讲过，这可能是技术问题，那几个字仍可能等在地底或绝望地消化在某人的肚子里。更可能的是，商代的先民并不打算完整地造出这枚钟表，他们并不真的需要如此绵密而有秩序的时

间刻度。

需不需要，直接和彼时的生活作息节奏有关，而这个所谓的生活作息节奏，我们又可以从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见得只是纯经济性的劳动）的不同窥见端倪。比方说，物理学者所需的时间刻度可能是最精微的，分子、原子乃至众多更小粒子的反应、观测和控制时间，动不动得用到百万分之一秒之类的单位；田径或球类选手计较小数点后两位左右的秒数；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以小时分割时间；上班族一般大致地分为早上、中午、下午；罪犯、凶手、律师和法官以月起步，然后以1年、3年、7年、

10年、15年、20年乃至无期徒刑为计算单位和范畴；神父、牧师、法师、僧侣、智者倾向于用一整个人生来作为思考和清算的单位（但他们要求的捐款数目愈来愈倾向以“亿”为单位）；考古学者以几十万、几百万年作单位；地质学者则以上亿年作为考量；最长时间刻度的使用者绕一大圈又转回到物理学者身上，搞天文物理的学者，他们用的是“亿万又亿万”，因为不如此便无法窥探宇宙的生成和末日。至于诗人，不在此内，他们只是时间的迷失者，他们不太懂怎么使用

刻度丈量时间，只笼统地反复使用诸如“亘古”“永恒”之类的无能泛称，把时间再次还给流变不息的万物。

甲骨文的时代没有我们想望的那枚钟，他们不需要如此神经质——时时提醒自己，时光流逝不等人，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只时时看表、总怕赶不上什么的兔子。没有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再做，包括吃饭。

这可能就是我们与先民时间观上的不同，也是我们无法造出“甲骨钟”的原因吧。

（本文节选自《文字的故事》一书）



《文字的故事》书影



### 诗帖

## 阿童尼花园的玫瑰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初子 译

阿童尼花园的玫瑰  
 是我所热爱的。莉迪娅，那些来去  
 匆匆的玫瑰  
 就在那一天它们诞生，  
 又在那一天，死灭。

对它们来说光阴是不朽的，因为它们  
 在太阳升起后诞生，在阿波罗  
 离开看得见的旅程  
 之前消陨。

让我们把一生当作一天，像它们。  
 莉迪娅，浑然不知，  
 我们活过的刹那，  
 前后皆是暗夜。

马少年 抄写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PT2@duzhe.cn](mailto:PT2@duzhe.cn)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读者马少年先生抄写。